

日本

研究

叢書

四

于志



編者 編輯者
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
陳德徵 編輯主幹

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編輯

日本研究叢書

編輯 陳德徵

全部四冊二元
每冊定價五角

世界書局印行

日本研究叢書序言

陳德徽

序

言

中國人有個壞脾氣，就是不肯細心考察和研究他心裡所痛恨或反對的東西。這個壞脾氣，想來古代便發見了的，所以有先知先覺者提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話來下一番切實的教訓。可是，教訓雖垂諸久遠，而這壞脾氣，依舊在浪漫的中國人之習性間發現。拿中日間關係來做個比方；因着歷史上積下來的仇恨，中國人對日本感情是壞透了，因此，有許多中國人聽見日本話就頭痛，看見日本字就搖頭，聽見日本人的木屐形相就會嘔吐，甚至於連「日本」

兩個字都不愛聽，都不愛看，都不愛講。而日本呢，却不是如此：

序

對中國一個小小的問題，小小的人物，都當做天一般大的在研究在考察；日本國內，不知有多少文人學士，在研究中國內情；不知有多少小學教師，在以中國爲教授他們兒童的材料；日本人既高興來研究中國，日本政府也就利用這種胃口，來獎勵研究中國的人，以遂它侵略中國的鉅大野心。這也許就是中國人見欺於日本人，中華民族受制於大和民族的原因罷！講到日本侵略中國，已非一次兩次了。就近事論，日本欺凌我們，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了。中國人民

從日本人手裏所遭的污辱，已積得如天之高如地之厚了。然而中國

畢竟有幾個人能從忍垢受辱之中把他的死仇研究出一個具體形像，

設想出一個具體的抵禦方案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好像

是中國人習性之一。但頭痛時能醫得頭，腳痛時能醫得腳，也還算

序

是有藥可救，可憐中國人連這樣的習性，似乎也失去了。試看最近

濟南五三慘案發生以後，中國人曾有幾位想出善後辦法提出交涉方

言

案計劃出防禦策略和籌議出抵抗步驟來？也許有比較聰明的中國人

，知道日本自形成了帝國主義以後，第一步驟，就是以中國為惟一

的侵略目標，他們還把日本侵略中國的時期劃分出來，他們會說：

「日本帶了一副猙獰兇暴的面具，以如下的四個過程來侵略中國：

序

(一) 威壓政策——日本自成為帝國主義以後，對於我國一向用的就是威壓政策。不過其中軍國主義的色彩最濃厚，侵略主義的鋒芒最顯露的一次，就是當大隈內閣時，乘歐洲諸國，方注全力於歐戰，無暇顧及中國的時候，他趁機進攻，希冀獨自的支配中國，提出肆無忌憚的二十一條，並要挾以含有軍事行動的最後通牒，強迫我國政府承認。結果，既傷英美各國的感情，又招起我國人民的反抗，作大規模的排日運動！使日本在經濟上破題兒受到莫大的影響。

(二) 借款政策——繼大隈內閣的是寺內內閣，因為鑒于以前威壓政策的不甚取效，於是專着眼於借款政策，以伸張它的權勢於中國

言

• 因為那時正當歐戰劇烈時，歐美諸國，因忙于軍費的調配，沒有餘資來供給中國，於是日本就利用時機，利誘勢迫地和段祺瑞，梁士詒等人物，互相勾結，一面融通鉅額的資金與中國，一面運用爲擔保物而徵收的利權與財產，期以發展日本在華之經濟權勢，並特於國內專設財務官以進行。

言
(三) 無爲政策——繼寺內內閣而起的，是原內閣。他因覺得以上兩種政策，都不是永久的完善政策，所以他就一反從前的行動，表面上毅然決然地抱對華不干涉的宗旨，不過他的骨子裡究竟如何，就非我們所知了，也許無爲政策，却是最有爲的政策。

(四)積極政策——這政策的主持者，是以軍閥出身的田中內閣。

它的要素，就是：一，擴充日本利權於滿蒙；二，以此爲基礎，促

日本企業家之活動；三，逐漸作軍隊努力保護它；四，極力給在滿

蒙有力之中國軍閥或政客——如張作霖等以便宜，利用其努力。

但在每一個侵略時期開始的時候，中國人便盲然于日本行使此侵

書

略政策之用意，更盲然于日本開展此侵略政策之方面；等到一個侵

略政策宣傳結束之時，中國人也罔知如何籌議應付另一個侵略政策

之突來襲擊。所以威壓政策的過程過去了，日本人可以很自由地來

一個借款政策；借款政策的過程過去了，日本人依舊可以很自由地

序

來一個無爲政策；無爲政策的過程過去了，日本人還是可以很自由

地來一個積極政策；這種病根，完全是種子「不知己知彼」的五個

字上。更有極少數的中國人知道了日本對華侵略，完全以經濟侵略

序

爲它的主要點，他們知道：日本人在我國設立工廠，獨占的購買原

料，又厚價的出售它底熟貨，強取租借地，爲經濟的政治的根據地

言

；用鉅款勾結中國軍閥政客，干涉我國內政，強奪我國政權。他們

又知道了日本從中國人手裏榨去了的財源有下列幾種：一、對華借

款額所得利益和其他債券投資利益每年在日金二萬萬元以上；二、

日本在中國各地廣設了各種企業，每年獲利極鉅，即就南滿鐵道會

社一端而論，每年所得純利，已在三千六百萬兩以上，如將各地日人所經營的事業作一個統計，每年當合一萬萬元之鉅；三、海運及中國內河運之淨收入，年達一億一千萬元之多；四、僑居中國的日人，每年從中國人手裡括去的錢，至少有四千萬元。這種約略的統計，極少數的中國人雖知道，但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不明白，因為最大多數的中國人不明白這種鉅大損失，所以每年還是自自然然地送給了日本人以最大的利益。

又如每次遭受了重大侮辱之後，總有一次抵貨運動。最大多數人只曉得要抵貨，不曉得抵貨之所以然，只曉得抵貨之應該，不曉得

序

言

抵貨之實效。試隨便找一二個中國人來問問中國人抵制日貨，日本

人所受的影響究竟如何？我敢擔保，一千中國人中，沒有一個能答復如下之答案：『民國十六年的短時間的抵貨運動，結果，日貨輸出的跌落，在華中，跌去百分之二十六又十分之九，華南跌去百分

序

之七六又十分之四，總計全年日貨的輸出約值日金四四九、五一。9
言 一、〇〇〇元。比民國十五年要減少七、二一〇、〇〇〇元。而自華

輸入也從二四三、七五六、二八〇元減到二四三、七三〇、〇〇〇。

元。這就是中國人太不關心日本的緣故。

我們看到了中國對日交涉歷次失敗的總原因，在乎中國人盲然於

日本底國情，更盲然於中日間的一切關係。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不肯細心考察和研究他心裏所痛恨的或反對的東西」的壞脾氣，造成了中國對日交涉慘痛的失敗。

序

鑒於過往的失敗，圖謀未來的補救，只有從「研究日本」做起，研究了日本，才可以知道日本的內情，設想出防制的方策。我們是失敗得太慘痛！在慘痛中，我們應回想起「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教訓。我們該痛改我們的壞脾氣！我們要細心研究日本的一切！

言

我們的學術是淺薄極了，要說研究日本，真是太誇口了罷！但「有研究的勇氣」，是我們底自信，我們敢本着這自信來拋磚引玉！

——日本研究叢書總目——

I

日本史略

日本地理大綱

日本民族性

日本維新運動

日本文明思想概觀

II

日本政治制度

日本教育制度與學生運動

日本經濟組織

日本社會組織

日本軍備

——日本研究叢書總目——

III

日本與中國

日本政治社會組織之變遷

日本與滿蒙

日本人口問題

日本與西洋

VI

日本人口及聚落之發達

日本實業的勃興

日本政黨小史

日本銀行事業與財政

日本社會運動史

目次

- 一 日本政治社會組織之變遷……………一至四二
- 二 日本人口問題……………一至五五
- 三 日本人口及聚落之發達……………一至四九
- 四 日本政黨小史……………一至七七
- 五 日本社會運動史……………一至八一

目次

- 一 氏族制度之社會
氏族之構成……………一
氏族制度與國家的編制……………四
- 二 郡縣制度之社會
氏族社會之萌頽……………九
大化革新後國家的編制……………一一
- 三 莊園制度之社會
貴族政治之出現……………一三

莊園制度的國家編制	一六
四 分權的封建制度之社會	
封建之意義	二〇
鎌倉以後之封建制度	二三
五 集權的封建制度之社會	
集權的封建制度之成立	二五
鎖國	三〇
六 立憲政治之社會	
幕府之崩頹與明治之新政	三三
資本主義的社會	三七

日本政治社會組織之變遷

一 氏族制度之社會

氏族之
構成

在日本上古時代的政治社會組織的基礎，可以肯定的說是建築於氏族制度的上面的。至於以何種原質來構成此種制度，則吾人不能不來加以深切的思攷；在思攷的結果，才始知道他們的所謂氏族制度者，不外於戴着一個共同的祖先，或包括一個被認為有共同的祖先所遺傳下來的許多戶數結合之團體。但是戶數既然增加，自然不能

僅僅由着一個直系的血族來維持下去，同時便須加入了若干傍系的血統，由各個戶數大家公舉一個「氏」中的所謂「長者」出而支配各戶的家長，再由各戶的家長，去統率其家族，以是氏族的制度，乃略具雛形。然而在此等「氏」的團體之中，尚有所謂「部」的團體的存在，其間所有的人，就是依傍此團體的奴隸統統歸納在內；但據我們的觀察，「氏」的團體，或許爲出於同一祖先和與祖先相近的傍系血統所組成的團體；而其所隸屬於下的「部」的團體，則恐怕未必一定是他們同一的血族；那不過因其久隸屬於此「氏」，竟已

取消了他們固有的氏名，遂致認人作父，而承襲了所隸屬者的氏名；以是不知詳細的他人，便也據之作爲事實了。「氏」的團體，既然趨重於同祖信念的一方，且更須共同奉祀一個「氏」的守護神，謂之曰「氏神」；有了「氏神」的信仰，則氏的團體，更可博得一個鞏固的立場；由以上兩點看來，「氏」的制度，可以說是不單因血族關係的相同，也因着信仰關係的相同，而始結合成的團體。

和「氏」的制度相關連而應加以說明的，是「姓」；「姓」的所以成立，大概可分爲下列幾種：一出於自他的稱謂上

的尊稱，二出於朝廷給予的榮號，三出於世襲的職名，在各種「姓」的裏面，雖未必有截然不同的尊卑貴賤之別，但也足象徵時代的過程，和各家之門閥地位。而且這種「姓」的制度，當時也須經過朝廷的承認，則朝廷在賜「姓」與立此制度之人的時候，或也有其分別；所以馴至通常人便把「姓」的如何，來作一種門閥高下尊卑的決斷。

氏族制度與
國家的編制

當上古氏族制度完備的時候，國家的統治，也莫不依此制度為標準；因其時的官職與「氏」，實有不可分離之勢。大小各官，一切都由各「氏」

所分配，而世代奉仕；例如應授以中央政務之大臣，則當在隸屬於皇別之氏中擇任之；大連（官名）則出於神別之氏中；其他參與地方及局部之政務者，如國造，侍造，（官名）也須在規定的氏中去選任；因此統治機關與「姓」「氏」，便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

至於所謂統治上的關係，則天皇的統治權所及的地方之範圍，雖說漸次擴大，但也並不能如後世帝王的把土地和民衆，一切都直接的收管在天皇統治權之下的狀況。因為當時天皇的所謂駕馭者，不過是天皇及皇族所直領的土地和民衆，

對於其他「氏」的土地與人民，則天皇並無直接的領有權與支配權；惟須經過其氏之上者，始略有間接的支配之可能。質言之，即天皇之直接的統治權，僅達於自屬的人民與土地；其餘各「氏」的統治權，則多由各「氏」之長，所直接去支配；天皇之職，乃復加各氏之長以統治之權而已。是故氏族制度在當時也可認爲一種政治上的組織。

所以上古時代的日本，乃是以血統上的關係，去建立社會和秩序，再行基此秩序而組成的國家。他們的國家既然是由於血統上的關係所造成，因此在政治上及社會上便都有很顯

著的表現：苟血統上爲具有多數的土地和人民者，即可於政治上及社會上佔得較優之地位；如大臣大連等族，都要比臣連爲尊貴；反之，如血統上的土地和人民較爲少數者，則如國造侍道，就是較臣連也不及了；所以當時之立於上流中而爲貴族階級者，都有「氏」和「姓」，即各部的世襲首長，及地方的世襲君長的族類，也都如此。祇有附屬於此階級中的被稱爲「部」者的一羣人民，則雖也有其所屬之「氏」，但仍不能有「姓」，而爲其所謂之半自由民；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若和有「姓」者相較，就立刻就要顯分其高下了。其

最卑下者，則爲「氏」與「姓」都沒有只有其名的人，這是可謂純粹的奴隸；此種部與其所屬之奴，乃爲被治階級，專從事於勞動，不能顧問其他之事。因爲當時無論在政治上及社會上一切的事業，都爲世襲制度所把持，以致平民永無一見天日的希望。

要之，在這個時候社會的組織與國家的編制還未分別，一切都是基於民族的團結；所以氏族制度，並不單單爲着上古的社會組織之根基，同時也做了政治上軍事上祭祀上一切的標準。

二 郡縣制度之社會

氏族社會
之萌頰

社會譬如人生之衣，時代的推移，長短就會分出差異。所以氏族制度在日本上古時代的政治上和社會上雖是佔着組織法上的主要位置，但是時世變遷，便由完全的制度的裏面生出各種的弊害，修長補短，以是乃有大化的革新。因爲世襲官爵的緣故，所以在政治上有勢力的各氏，乃逐漸恣其專橫，互爭權勢，共事排擠，其結果遂致各自相繼滅亡，而一切國家的大權，便收歸天皇一人的掌握。在另一方面，人口跟着時代的進展，也漸見增加；更

不能使單單屬於同一「氏」者，同居在一處，勢不能不遷居於外，另謀生計；然所遷的地方，既不是純粹一族的範圍，自有他族來共同居住，綜合各個氏族的生活，其原來的生活狀態，當然爲之同化；以是便發生了一種較血族關係更有意義的地域關係了；從此血族的關係漸衰，而遂致有惟地域團體始能使人生存的現狀。且中國朝鮮的文物制度，那時更陸續輸入，一向的經濟組織，因着人民的不滿足和貴族間的新慾望而逐漸不能立足；其佛教與儒教的輸入，又因與當時的族制思想，和祖先崇拜的信仰，間有衝突的地方，以是反圍

體思想而來喚起了個人思想。由此種內外各方來的刺激和變化，氏族制度，因此次第呈現動搖；及蘇俄氏之倒，那便出現了直接統治全國土地人民，而與族制分離的有權力的國家。換言之，大化革新以後，氏族制度的社會，以時代之不需要，遂蛻化爲郡縣制度的社會了。

大化革新後
國家的編制

大化革新時，最先宣示的是：郡縣制度之確立，行政區劃之改定，土地制度之革新，租庸調和之徵收，等四大政綱；其爲政治社會組織上的一大變革，的確是很明顯的事實。

在氏族制度時代，天皇對於人民土地的統治，除屬於天皇之「氏」的一局部外，都不過間接的推及；至於大化改革以後，便下令禁止全國土地爲人民所私有，而使其直接歸屬於國家。更一清「氏」之上者的官職世襲之風，就是在氏中無甚勢力者，苟有才能，亦得參與國家的政務；從此雖爲氏之上者，也不得不爲之服從；故因血統上的尊卑所生的關於國家公事上的上下之差別，完全取消。於是國事與族制隔離，修改氏族制度的行政組織，置八省百官於中央，分配國司郡司於各地方，產生所謂郡縣的制度；而氏之在社會上政治上

固有的權利，遂爲之剝奪無遺了。

因大化之革新，公私的部民卽被廢止；廢止後，此等部民，遂蛻變爲兩部，一則所謂良民，一則所謂賤民。氏姓階級，則成爲貴族階級；其後佛教興隆，僧侶也頓時成爲一種特別的階級，而具有與貴族不相上下的勢力。

三 莊園制度之社會

貴族政治
之出現

因大化之革新，氏族政治廢而行郡縣制度；人才標準的登庸，也在此時實行。不過在中央擁有勢力的諸氏，仍舊努力排除異己，卒至藤原氏壟斷政權

，創設貴族的政治與門閥的政治；政界乃頓呈重又逆轉於氏族制度的政治之舊觀。在地方上，則又因莊園的發達，同時與上古相同的土地人民之私有權復行恢復，以是土地公用的原則，遂被推翻。所以平安一朝，由今返古，雖可謂之貴族政治的時代，在實際上也稱他爲復辟的氏族政治之時代。

大化的革新，固屬未必一定是促進國民一般的文化之進展，即在稱爲文物燦然一時的王朝時代，其享受也非一般國民所能想望；因爲牠的傳播區域之範圍極其狹小，仍不過爲貴族社會及上流社會之專利品而已。一方面固然營造了華麗的

帝都，而以帝都爲中心而生活着的貴族，雖說他們的性質是趨重於和平，但同時也流入於奢侈，所以詩歌管絃之樂，永遠地不會有停歇的時間；而其餘一方面的大多數國民呢，則與當時的文化，可謂不會發生絲毫的關係，仍舊過着他們貧困的生活；又因中央與地方的交通頗不便利，所以中央之政令，也便不易及於地方，就是中央的文化，也祇有爲了中央而設，不能推廣到其餘的地方。從大體看來，實在可以說平安朝的文化停滯於京都，其根基乃在此時已竟固定了。

要之，在平安朝所見到的，也不過是奈良朝代傳下來的

上流社會間的燦然文物之遺型，無所謂全部。同時又以上下都鄙之間，互相隔絕，而土地私有之風，陡然大盛；於是乃由之而蛻化了一種莊園的制度。從而引起種種社會的新現象和新問題。更以莊園爲背景而產了一種新的社會狀態。

莊園制度的
國家編制

土地爲天下之公有物，不准私人所得而獨具，此乃大寶全時代所定的原則。但是這種制度，終被推翻，而代之以私懇田的開發；以是莊園制度，便由此而產生。

土地在當時，可以說是私人惟一的財產。土地公有的根本

原則既行打破，而私墾田的開發被承認爲合法後，以是從前所謂在制度上不許私有的各種田地，也便陷於與私有相等的狀態；所以宮廷，社寺，京都之貴族，地方的豪家，都力事土地的兼併；有權勢者，更利用其地位與勢力而侵犯民田，以增厚一己的財產。國司所能管轄的土地，祇爲公領，在其下的人民，則對於國家負有納稅及其他種種的義務；但此納稅及義務，對於已如上述的被兼併之土地，即所謂在社寺權門勢家範圍以內之莊園，則是可以無須。因此莊園在事實上，非但爲不輸不入之地，且更養成他們一種治外的法權；所

以各地方的地主，都有自托於權門勢家之下，以土地資產托爲代管者，因若在其庇蔭之下，則一方既可免國庫的誅求，而一方復可凌視其儕輩；又以寺院領地爲永不輸租之地，所以也有自動的把田宅去捐助，或有意的建設寺院，在寺領名下藉圖私利者；於是在各地方上都便產生了不少的豪族，小農之土地，漸被鯨吞，而欲使全國皆臻於莊園化的地步。

如上所述，可知當時的中央之行政，和徵稅的權限，是已不能及於莊園；而在莊園以內，則莊民多須服從其領主的支配，耕作莊土，納年貢課役於領主，因此其土地與人民，祇

有與領主發生私地與私民之關係，非復有從前的公地與公民的原狀；所以中央對於地方的關係既淺薄，權限也隨之而荏弱了。然活躍之莊園制，則一反其狀，儼然有脫離中央權力而獨立的狀態。不過莊園制中，並無何等精密之組織，與切實之連絡，所以當時的國家編制，尚有一個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於形式上之存在。但其所管轄，不過使些微的國家公領，與皇室貴族寺院等的莊園，雜然對立，以顯著其地方割據之形勢而已。

土地的兼併既然實行，以是社會的水平線也遂很顯明的表

現出不平的狀態；因此在有能力者的一方，固然無日不是增厚他們的財產和權勢；至於無能力而被兼併者的一方，則多感到有無地容身之苦；其結果乃至盜賊蠭起，不可復制。籐原既屬荏弱，地方的豪族，欲保持他們所有的財產，自不能不自練武術以求自衛之策；由是而後，逐漸的瀰漫了武人的勢力參加到政治的上面。

四 分權的封建制度之社會

封建之
意義

封建一語，是指郡縣而言。郡縣者，是由於其上的實際上執有政務的主權者，分派所任命之官

吏，使其在規定的行政區域以內，執掌政務；同時對於此等官吏，時行調遷，亦不世襲其官，故無須用了土地與人民，去作其封土。封建制度則反之，在其上者，不過一個形式上統治的主權人，一切事務，皆須經過諸候的手續；而諸候又各分擁其所世襲的一部分的封土與人民，致中央政府不能加以直接的支配；諸候之下，更有家臣，受一定之土地，而治其土地與人民，一如諸候之於君主。所以郡縣制度，是直貫的主從關係；而封建制度，則為相貫的主從關係，和封土關係揉合而組成的一種制度。

封建制度之因何而開始，那也或許是爲了想要求脫出不安定不穩固的社會狀態的成因，而得到安定與穩固所結的果實。當那雜亂的時候，若欲即刻把分裂的社會打成一片，使成爲完全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固非難事；但求其實際，則安定不穩固的社會之出現，都在由於中央政府能力的不足以維持；以是地方的有力者，爲欲保持其固有之地位起見，遂不得不據自己的能力以行事；換言之，公權愈弱，私權愈強，所以處於此種立場，欲求開發安定的社會之途，不外是用了私的保護關係去發達，則社會始可依照一種主從關係而結合

了；此即封建制度之所以在亂世之後起來的一個主要原因。但在當時所謂的封建制度，其實大都具有濃厚的割據色彩，直到最後，始漸有中央集權的性質；併小成大，而至於謀國家全部的安全了。

鎌倉以後之
封建制度

以土地的關係和人的關係爲要素而組成的封建制態，其在社會的各方面，處處表現出階級制度，主從關係的各種特殊的徵象，那是當然之理。鎌倉以後，日本的政治社會組織，都成爲封建的形色，這也並非單是武士階級是如此，就是一般社會，也莫不戴着封建色

采的眼鏡；例如和主從關係之存在於武士社會中一樣的，若商人間也取用了封建的思想，發生主人與被雇者的關係；奉公一事，乃不單指官吏之奉仕其上，及武士之奉其君主，即平民則有被雇者的奉公於主人，其對於主人，也立於主從的關係上；在此時代，職業的階級，也漸次的發生，彼等也稍稍占得在社會上的地位，同業互相團結，而組成一種專業，不准業外之人所得侵犯；由是而觀，有了主從之關係，階級制度也被公認，使一切都固定其位置，而重視其特權，這也可說是封建社會中的特異的色采。此種色采，乃為封建制

度要求社會之安定的一個最大的原因所成的佳果。但其後，封建制度又因了時代的推移，而異其形式；故鎌倉以後的封建，與德川時代的封建，其制度可謂大相逕庭；卽一爲分權的，一爲集權的，因此直到現在的日本，尙有認爲中世的封建，就是完全處於分權的制度之下者。

五 集權的封建制度之社會

集權的封建 制度之成立

慶長八年，任家康爲征夷大將軍，握兵馬之全權；當此之時，家康非但以將軍的資格，而臨於諸侯；一方面對於自己的直轄地，又做了領主；其

直轄地（即天領）幾及全國之四分之一，都散在於四十七國，（日本全國共分六十八國）如政治上必要的土地，工商業中心的大都會，都收入掌中，遣派奉行其命令的官吏而使治之；其餘之地，除皇室，御領，寺院領地以外，則皆是大名的領地，領內的行政，一概委托諸候之自治；不過此等大名領地之內，也有屬於紀伊尾張水戶等三家者；而幕府思顧之臣的譜第，大名之領地，與非將軍直接之家臣的外樣大名之領地，却都是像犬牙相錯般的存在着。貞亨，元祿的時代，頗有提封一萬名以上的，總計約有二百四十家；其中十萬名

以上者四十五，但石數最多的賀加前田候，也不過百〇二萬石餘，可是幕府裏面，却稱他的石數有四百萬石或八百萬石之多。幕府德川氏，既占有了莫與相京的天領，其能壓制諸候，乃屬當然之理；且幕府之初世，其時常有英明的將軍，內則用着參觀交代的制度，其他大名領地的支配，婚姻問題，土木事業等幫助政策的施行，都足以盡其所謂駕馭之實；外則採了鎖國的政策，避去從外部來的刺戟與攪亂，而努力於維持國內之和平；凡此諸項政策，都是伸張德川的權勢，同時也是使諸候漸漸衰落的原因。因而隔不了許多時候，中

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乃得以肯定的成立；而德川氏二百五十年的太平時代，也先期在此買了一張預約券了。

德川時代既已變成了集權的封建制度之時代，所以史家也稱之爲封建國家得完成的時代。而當這個時候的背景，——封建社會的特徵的階級制度之確立，和主從關係的肯定，也分外顯明；此種制度之在當時所表現於各方面者，如在政治上，則以墨守成法，和廢止新儀作其標語；在職務上，則有「大目付」或「目付」的監察官；又因爲門閥格式的束縛，雖有能者，若其地位而低，卽不得伸展其才能；至於言論之

自由，則更屬在嚴格的禁約之下；而爲政者的意見，則以例外視之。社會階級的區別，尤其從嚴；所以雖畫分爲士農工商之別，但其對於工的階級中所謂之「穢多非人」，（在日本視爲最卑下之人謂之穢多非人如業製靴者）則視爲不能入於以上之四種階級；而其於商的階級中，則又有所謂株仲間之制度，若非同業之人，而欲自營與人相似之業，那是一定要遭同業積極的反對，所以祇有從學徒升至職員，然後創此同業，盡了應酬，始可得到同業的通過。至於其餘表現時代精神的神的漢學，和歌，武術，下而至茶湯生花等游藝之末技，都

是一事成規，不加改變；無論其是學，是藝，苟入其門而後，如欲再從別派，即須被指斥而謂其邪說異端了；以上種種，都是封建社會所特有的現象。有如此特殊的社會現象，則其為沉滯而保守的社會，自屬當然。

鎖國

德川時代，對內則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對外則屬行鎖國政策，以是始得有二百五十年之太平時代。不過鎖國一事，實非德川所願為，家康氏又為努力於確立和平的交通之大方針，而欲獲得貿易之實利者；但當時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之對於日本，實不僅包藏金珠獲得的希望，且有更進

一步而作獲得領土的野心，商人與宣教師，乃同時侵入，一方依了貿易占物質上的利益，一方則賴佈教而欲籠絡精神的服從，以遂其政治上的不正當的慾望；但是兩國既然同了一個目的，爭端自所不免，由種種困難問題的不能解決，以是德川氏乃毅然決然的宣佈了封鎖國境。

不過據後來的觀察，在種種關係上來看，似乎鎖國一事，並非完全封鎖，僅由幕府取消初期所頒的國土開放之原則；因為鎖國的意義，是絕對爲了禁止基督教的關係，對於其餘，仍照向例。但是到了慶長以後，對於前曾獎勵之國人的海

外航行，也加以禁止，惟奉書船則例外許之；而寬永十三年後，連此例外之規定，也被取消；且不僅絕對禁止國人之海外航行，（苟有違章而一旦航行者即宣布不許其返國）就是外人的航行來此，也一反當時的開放主義，將葡萄牙人逐出，拒絕英人貿易再開之期望，只限荷蘭與中國兩國，許其在長崎從事貿易，但是荷蘭人也不過限於出島之一角，許其居住；結果，貿易關係在最初雖為全國開放，然至其後，即實行貿易港之限制，規定滯泊賣買的方法和日期，卒致限定貿易之額。所以鎖國政策的施行，最初是對一般開放，惟有對

葡萄牙一國鎖閉；後又擴充而以對一般鎖國爲原則，僅對中荷兩國特別通融，由是鎖國乃漸見實行；然同時因與中荷兩國的貿易關係仍然存在，則其鎖國也不能說他是絕對的政策，那便不得不認其爲於相對的關係上而行之權宜策略。

六 立憲政治之社會

幕府之崩頹與
明治之新政

我人當然已竟明瞭德川時代實爲集權的封建制度之世，階級之差別，主從的關係

，仍屬很嚴格的存在；但跟着時代的經過，依着社會經濟狀態的變遷，要永久地的嚴守着，這究竟是困難的。因爲當時

的封建制度，有所謂武士的特權階級，居於治者階級的地位，來壓迫其餘的階級；不過這個所謂特權階級的武士，却完全要靠着農民的供給而始能生存的，所以他們在組織的基礎上，已竟不能獨立。而同時在一向以爲是唯一的生產手段的土地而外，却另外有工商二業的勃興，貨幣既隨之而普及，都市也依了軌則而發達，以是市民階級，乃嶄然而露出頭角了；曾因爲是市民而被蔑視的市民階級，既握得了國內的全權，窮乏的幕府諸侯，便多要仰給於他們的資給，才能敷衍國用；以是他們對於武士階級，隱然組成一種相對的勢力。

且在中世以後，尤其是田治的時代，農民和市民互相結合，大起暴動，而以下剋上的世態，也從此發現；他們也覺悟了，不再去向武士服從及領受其壓迫，對其壓迫，也常常採取抵抗的態度，這實在是顯示出由盛而衰的武士階級，已失去了支配其他階級的重心之表現。更加武士農民，爲了要脫出其窮乏的生活狀態，便去追求物質的利益，以是有的竟爲市民化了，也有潛入於市民階級中去的；反之，市民因其財力，得受武士般的待遇，或進而成爲武士，或竟成爲地主；階級區別的維持，封建制度的特徵，也因此階級區別之淆亂

，遂使其可以立足的根基地，完全爲之動搖。在其他方面，則又有國學的發達，勤王論的勃興，古宗以後，禁書之制廢弛，而西洋文化之研究，乃卒得實行，而高唱鎖國退嬰之非計，以開國進取爲急務者，頗屬不少；由是政治經濟上之變化釀成，新的氣運，同時也逐漸爲之醞釀；及至幕府末葉，諸外國皆向日本要求通商，於是先開闢了一條政變所遵循的大道，而終見明治之維新。

明治之大業，乃爲王政的復古與維新；幕府諸侯，奉歸版籍，廢藩置縣，也得實行，凡日本國土地人民，皆入於天皇

統治之下，遂見政治上的統一，此則所謂王政之復古；依五條天皇誓文，定立憲的國是，此則爲明治之維新。從外部的關係上說，則是由於久長的鎖國之夢醒來，重行開放與進步的歐美互相發生關係，以致接觸了外國的資本主義，依此主義之移植所發展，在日本因也建設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在政治上社會上的新組織，從此乃漸形發達。

資本主義
的社會

明治之維新，實爲政治上的一大改革，同時又爲社會一大變化；封建制度一被推翻，始成其集權制度之世；一向的階級制度既被撤廢，而社會經濟上

的各種束縛遂得解除。

因了明治之開國，日本乃始能與歐美等先進國相交往；但當時之日本，政治上受治外法權的限制，經濟上則以無關稅自主權，仍不能與歐美處於同等的地位；因欲求得此對等的地位，自不能不先期國力之充實，謀經濟的發達，此明治之所以在起首十年，政府採用直接干涉的政策，而專於企業之事，以指導國民。至於明治時代，產業之所以能夠發達，則爲政府極端的把本國商工二業，納入於庇護及保護之下，以發其端；此發端卽是有意的先期把外國的資本主義輸入，移

植於本國，及維新以後，於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在日本便得了一個相當的地位。

由德川幕府到明治的政治的變遷，從形式上看來，政權依然在於武士階級的手中，只不過由上級推移至於下級；但此等下級武士，欲上官途，究非易事，他們祇有受着全祿公債證書，以代從前的土地俸祿，因此不得不順應新貨幣經濟而生活；所以他們雖投身實業社會，而爲了所謂士族的商法，總不過循環失敗而已。惟如此龐然的士族，若不對他施以籠絡而給與常職，則蠢蠢思動起來，也是爲政治上一種爆裂的

導火線；所以政府對於他們，常常講授生產的方法，又鼓勵他們去設立國立銀行，日本鐵道，及其他的公司，使根據了歐美的新組織，從事於實業之經營；而其結果，則他們便可以實業界的智識，在日本經濟界造成一大勢力，促成了日本社會經濟的一大革新。惟一向以金錢貨幣爲可鄙的士族，至是竟爲着金錢貨幣的關係，而成了一羣心勞力瘁的實業之先驅者，豈不可笑。由此看來，下級士族在明治維新前後所辦的事業，的確是很大的了。所以當然有他們的一部分人，被推落於維新之大波濤中，但出入於此大變革中的，尙有一部

份士族階級；一方面既成了掌握政治的有權力的官僚，另一方面却又成爲拜金主義的資本家。

突然露頭角於德川時代的市民階級，也漸次地失去了他們固有的重心，而不得不在自由競爭之世中，去講自立之道。在德川時代的市民階級，雖便有積蓄的思想，但沒有企業的精神和事業慾；而明治維新以後所出現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又被下級士族所先登，市民階級仍舊不能佔到中心的位置；不過市民階級，雖不能就此成爲新資本家的階級，然也有所謂實業家的階級出現；而聯帶資本主義的社會，遂也由是形

成。但是在資本階級的對面，同時有勞働者階級的發生，便造出勞資相對的關係；而介在勞資的中間者，又產生了中等的農商業者以至俸給生活者的中間階級；而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之三個階級，乃完全爲之成立。

要之，幕府政治之終以被人所推倒者，就是鎖國和封建的政體之不能維持的宣告。至於明治之改革，從政治的系統上來觀察，則一方固然是政治之結束，而一方恰適成其爲進取的開端；從經濟沿革上來觀察，則是由根據封建政治而立的土地經濟之時代，推進而入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新的領域。

【日本人口問題】

目次

引子·····	一
日本人口的統計·····	二
人口增加和生活標準·····	一〇
對於人口分佈的考察·····	一三
對於人口激增的考察·····	一七
生產額的增加與消費量的擴大·····	二一
農業社會的混亂狀態·····	二八

大宗米糧價格的浮動·····	三〇
工廠招募童工的需要·····	三二
日本婦女和生產率·····	三六
移民政策的失敗·····	三八
解決人口過剩的方法·····	四二
結子·····	五一

日本人口問題

引子

人口的增加，在最近五十年間，已經變成一種最重要的問題了。因為人口在經濟發展和政治政策上，往往操有一種偉大的勢力，所以是很值得我們精密的考慮的。現在世界上人口問題鬧得最凶的，要算是日本。本書就是要做個嘗試，要對於日本人口問題，細細調查一下，並特別注意那近時因人數增加而影響於經濟和社會上的紛擾。日本的人口問題，在明治維新以前，並沒像今日這樣的凶，那時人口雖

時有增減，但無大出入，不過像近代英國人口問題的形狀而已。我們知道日本還沒有完全的工業化，也不是專靠外國輸入的食品爲主。可是現在她正站在像英國在十九世紀初葉所站的地位，事業裏的危機已很爲明顯了。這個關於東西兩個股東間，（日本與英國）在經濟生活——工業和農業——上未來關係的大問題，如果不未雨綢繆，早爲之解決，世界和平的前途，必定不堪設想。

日本人口
的統計

單從人口統計表上，我們已經儘夠顯明這個問題的重要了。日本在近幾年內，僅僅做過兩

次完全的戶口編查。（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五年）那種現存的統計表，都是很靠得住的。因為好幾年來，各區的警署官長，都早已委有責權，去登錄戶口註冊，和編纂生育、死亡、結婚、和離婚等表率。這種資料，均須呈到中央政府的統計局裏去，該局每年刊行一種報告，裏面包括了全部警署官長調查的結果。下面的幾張表，是從一九二四年所公布的報告裏編出來的，這幾張表，是專就日本本部而言，還有北海道和琉球羣島，也併到主要大島裏面，但是台灣高麗等則除外。

上述的兩個戶口調查，表明人口從五五九六三〇〇〇（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增加到五九七三七〇〇〇（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在一九二〇年的戶口調查表，和第一表裏所列的數目之間，相差差不多有二百萬。戶口調查，雖然是更爲可靠，但是僅僅這兩種統計已足證明在最近五十年間，人口總數激增的大勢了。我們知道在一千七八百年間增加的比例，是比較的小些，從那時起人口可說一些不見增高，直到一八八九——九三年，那時工業組織，大加改革的緣故，人口問題，才成爲重大的問題。

這裏所引用的數目，大都是從日本帝國的統計年鑑裏得來的，如非是另加說明。又官場的報告，也很足使人注意，因為這是日本統計最可靠的來源。

第一表 日本的人口

年份	千位
一八七三（一月一日）	三三·三〇一
一八七五	三三·九九八
一八八〇	三五·九二九
一八八五	三七·八六八

一八九〇(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〇・四五三

一八九五 四二・二七〇

一九〇〇 四四・八二五

一九〇五 四七・六七八

一九一〇 五〇・九八四

一九一五 五四・九三五

一九二〇 五七・九一八

第二表

在日本本部內的結婚、離婚、生產和死亡，一八七四—一九二一

(每一千居民)

時期	生產 除去 即死的	死亡 除去 即死的	生產 即死	生產 過剩	結婚	離婚
一八七四—一七六	二五·三	一八·四		六·九		
一八七九—一八三	二五·二	一八·三		六·九		
一八八四—一八八	二七·四	二〇·九	一·七	六·五	七·六三	二·九一
一八八九—一九三	二八·六	二一·一	二·三七	七·五	九·五七	二·七五
一八九四—一九八	三〇·二	二〇·五	二·八七	九·七	九·六七	二·六四
一九九一—一九〇三	三三·二	二〇·五	三·二六	一一·七	七·八七	一·四二

一九四一〇八	三・二	二〇・五	三・一四	二〇・七	八・二四	一・二六
一九〇九一三	三・一	二〇・八	三・〇三	一三・四	八・五七	一・一六
一九四一八	三・六	三三・〇	二・五七	二〇・六	八・二六	一・〇六
一九二九一二	三・三	三三・六	二・四七	二〇・七	九・二三	〇・九七

要使這種數目，可以和英國的結婚率相較，必須再加三倍。

從上表看來，日本的生產率固日見其增高，但死亡率也有同時增高之勢，所以現在的死亡率，已經是兩倍于泰西大多。

數的國家了。這個增加到現在更有長足的進步，而尤以嬰兒的死亡率爲高。譬如一歲以下的嬰兒死亡率，在近時和英國的數目相比較，每千人中，爲一八九對七十之比。但是把那高度的死亡率，丟開不提，——一個高生產率的推論——日本每年大約有七五〇〇〇〇人加到人口的數目裏去；即使將來那繼續增加比率的時期，宣告中止，日本的人口也不會銳減的，這個原因，在後面就要說到。這是很有趣味的，因爲順便還可以注意到那高度的離婚率，——這是日本特殊的結婚制度的結果——這種離婚率，是表明接觸西方後所造成的

社會習俗。離婚本來不算是希奇的事，不過互相戀愛的執性破裂，或者是不能孕育的普通結果而已。

人口增加和
生活標準

我們記得日本國在二百五十年前沒有開關的時候，曾經享過一個沒有內亂沒有外侮的太平時期。在這時期國內的人數只見其不斷地增加；而移民政策則懸爲厲禁。所以在十九世紀中葉，國內的人口，早已有增加到不能再增加之勢，克勤克苦，勉強保持了自給自足的地位。在史稱退隱時期中，國內有一種所謂鋼鐵習俗，

onCustom 實施着嚴厲的節儉律令，禁止各社會階級裏一切

奢華的生活。在那種統治之下，一方面固然可以把國家變爲更文雅，更開化些，但是他方面，各階級的物質享樂的標準，却從此沒有提高的可能了，因爲每個時代的人，都被強迫着去常習他的祖先所遺下來的儉德，在這種方針之下，生活費必定會大大的減少。現在我們可以明白了，因爲在沒有戰爭沒有移民的時代，及由于早婚和宗法社會裏對於多子威權的觀念，像這樣的立法，的確是很可以免除掉人口過份的去耗費國家天然的財源。這還可以明白，Tokugawa 時代的嚴酷立法停止後，所發生的種種反動，當時除了幾個從習俗關

係留下來的而外，西方傳來的安適生活和繁華生活，已經深深印入了日本人的心裏，他們當然要想改進他們生活的方式。這樣，不但是國家的人口大大的增加，即城市居民的安適標準，也因此而大大的提高。鄉間的居民，也不以本來的生活為滿足了，他們把自己的生活與新時代所告訴他們的可能奢華生活比較一下，就好像覺得極端的不堪。個人米的消費量的增加，（這個事情容後再為討論）又足證明普通生活標準已提高了一點，這大概是因為人們都拿米來代替了其他次劣些的東西做日常糧食。就城市裏工人而言，從一九一四

年以來，工錢的增加好像是比較物價的騰貴來得快些；但在一大部分鄉村居民裏，却沒有同樣改進的地方。這所以農業國的日本，在大戰以後，要拚命向着西洋工業化的舊路跑了。

對於人口分佈的考察

現在當我們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之前，趁此先把目前人口分佈的情形考察一下。我們在着手考察之初，就覺得日本目前的人口分佈情形，顯呈了許多希奇的形狀。日本本部的面積約有二五〇〇〇方里，（大約一四八〇〇〇方哩）大於英倫三島六分之一。每方哩的人

口平均密度，是三七六人，倘若分開來說，則在Kyushin 每方哩是五一一人，在Honshin是四七〇人，在Hokkaido 是六六〇人，這可見日本各島的人口分佈，頗不平均，內地的高山，又強使人民大半集合在海岸綫邊的淤沙積成小地上，到日本去的遊歷家，沒有一個不說，那國家有好大的一部，是完全沒有人住的，也沒有一個不奇怪，一個具有美國一半人口的國家，能夠在一塊山地上維持他們。那塊地方，好像是比較適於養育一班詩人和藝術家，而不適於許多強有力的人民。這也是一個使人驚奇的原因。要知道日本大部仍舊還

是一個農業國，一大部分的糧食，還都是從她自己的田地裏生產出來的。大略計算起來，日本的土地雖祇有六分之一是可以耕種的，但不到半世紀的時期，新闢農田就達全數三分之一，現有五百五十萬農戶是在從事農業。

所以正如我們所已經看到過的，大多數的農民，都有副業，如養蠶，以及其他各種家庭工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口，都是直接從土地裏得到他們大部分的進款。而他們所耕種的，無論是自己所有或租賃得來，平均起來，却還不及三英畝的土地。日本的大宗糧食，和一大部分的出口貨，都靠在廣

漠的大地上，和舖平的小山底下的斜坡上所開闢的許多微小的田畝。農業雖然仍舊是日本經濟活動的主要部分，但是工業化的進步，確實也很快。這不但包括了城市工廠工人數目的增多，即在商業和工業間受俸階級的形態，和中產階級增多的程度，也都被包括在內。所以在近年來却有許多人從生活程度低的鄉村裏，搬入城市去謀職業了，在那裏工資是高的得許多。在一八九四年，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六是住在超過一萬人以上的城鎮裏面；在一九二〇年，這個比例，已經升到百分之三十二了。這自然足以表明日本各地的平均生活標

準已較前提高了。

對於人口激
增的考察

我們已經約略地指出，在過去半世紀裏人口增加的大綱，和她目前分布的情形了，我們現在可以進一步去考察一個面積有限，並且缺乏原料品的國家，何以能夠維持比明治初年的情形多得許多的人，而生活的安適標準又是較前高許多。一般人往往說，在十九世紀裏，歐洲的人口增多，其最大的原因是在那時運輸方法改進，使一個工業國裏的人民，能夠從外國去輸入食料來供給；我們因此就聯想到一個地狹人稠的國家，拿了工業製造品

，向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去交換食物和原料品，正是一個天然的趨勢，也是謀自身生存的唯一必須條件。日本，雖然是一個農業國，但是怎樣從自己土地裏去供養一大部份的人口的問題却時常當着面前，——這個事實，自然很有力地使她明白她的人口激增的結果。這是多半因為日本好久的和外界相隔絕，和那嚴格的社會紀律，使全國人民幾世紀來被迫着默認那些，因之而產生了一種奇特和少見的生活形式。結果，弄得食品和其他生活的主要必需品，都包括了許多商品，中間却沒有廣闊的交易；即以日本的米而言，米是商務裏

佔正位的糧食，但也遠沒有世界性，所以人們往往輕視地說，「外國米」吃起來只當沒有而已。由是以觀，我們知道日本的工業革命，還未曾——有如英國，——以農業當作工商業的藩屬；因為從反面講起來，一班農業家正在下苦工，設法去增加食料的供給使之與人口的增加成正比例。因此，我們又知道，他還不會像工業國家一樣，能夠去應用到歐美先進國在經濟上的經驗，還不能像一個工業製造家一般的從外國土地上舉辦大規模的工業計劃，換句話說他還不能夠吸收西方科學寶藏裏的寶物。一個農夫佔染了他的主要產物的許多

特質，不能從西方得些農業上的指引。化學肥料品，確是已經輸入來了，但是大規模的生產方法，却還未見採用。近來麥的種植上雖然已經迅速地見到些功效，但是因為米必須在小塊的稻田去上種植，那種地方，機器是沒有其地位的，所以大多數的農業工作，現在還專靠人力來做，不能用機械力和牲畜力。這樣，日本食物生產的正真費用是極貴的，在考察下面幾張表解的時候，我們必須牢記這一點。從那幾張表（看下一頁）裏，可以看出農民在最近五十年間對於增加米糧產額的一個問題上，所下的努力，究得到了多少成功。

生產額的增加與
消費量的擴大

日本的米的生產，現在已增加了許多。這是因爲一方面開闢了許多新土地去種植，在他方面，同時，原有稻田的出產額也有所增加。我們知道產米的面積，在一九二二年，大約佔了全國耕田的五分之三，和五十年前比較起來，只增加了百份之二十二，而生產額在同一時期裏，差不多增多了兩倍。這個好像可以證明，在明治初年的時候，所有全國宜於種稻的土地，已經完全都耕種了。至於後來生產方面的增加，幾乎完全是因爲農業組織上和方法上的改良，——就是應用更多的勞力和資本

，（大部份是來買肥料品）加到土地裏面去。但是有一個奇特的事情，就是米的出產額的增加，不只是遠勝過人口的迅速增加，即每人的平均產額也見增高。這在表面看來，確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是實際上怎麼樣呢？從那最重要的一點上，看個人的生產額，雖見增加，却還不能夠抵消個人的消費量，那末，這個增加，不是失去其大部份的意義嗎？生活標準的提高，確已使日本人民自己給養上更感到困難了，

種稻的地積一八七八——一九二二

年份

千Cho

一八七

二·五七九

一八八

二·六八五

一八九

二·八二七

一九〇

二·九三三

一九一

三·〇九三

一九三

三·二四〇

米的產額，一八七九——一九二二。

如下表：

時期	平均每年米 的產額 (在一千Ko- ku內)	平均每年 米的產額 (每擔Tan)	平均每年 每人米的 產額	平均每年 每人米的 消費額
一八七九—一八三	三〇・八七四	Koku	〇・八五	Koku
一八八四—一八八	三五・二六八		〇・九二	
一八八九—一九三	三八・二四九		〇・九五	
一八九四—一九八	三九・六八三	一・四〇	〇・九二	〇・九五
一九九一—一九〇三	四二・二六八	一・四九	〇・九四	〇・九六
一九〇四—一〇八	四七・三七八	一・六三	〇・九六	一・〇一
一九〇九—一三	五〇・二五二	一・六九	〇・九八	一・〇四

一九四一—一八	五·一六三	一·八三	一·〇三	一·〇五
一九九一—三三	五·九六三	一·九二	一·〇六	一·一五

現在讓我們掉轉頭來，看一看其他主要穀類如何。我們知道專就大麥和小麥而言，達輸出上最高點的，是在十年前，隨後播種的面積，和實在的收成，都見減少。這是因爲一部份的人民，現在都已把米當做主要的食物，而不再用其他穀類的混合食物了。不過鄉野間人民還把大麥和小麥當做日常食物。在另一方面，則麥類生產額的增多，使歐洲的食物，

漸漸的傾佔了固有的飲食。拿前面一張表裏的數目，和下面一張的相比較，就可以顯出米的重要，勝過其他穀類幾何。

日本一九二三年年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這一項裏面的五年間的平均數，應當是在一八九三起首的，並不是一八九四年，但是爲了比較便利起見，這個小錯誤似乎不甚重要。

大麥、黑麥、和小麥的生產額，一八七九—一九三。

(在1,000Koku裏)

時	期	大	麥	黑	麥	小	麥
---	---	---	---	---	---	---	---

播種的面積，一八七八—一九三三

(在1,000Cho裏)

一八七九—一八三三	五·五二六	三·七八六	二·三二九
一九〇四—一〇八	九·二九八	七·一〇四	四·〇五八
一九〇九—一三三	九·六七七	七·八二三	四·九〇一
一九二四—一八	九·三七四	七·八八〇	五·七三四
一九二九—一三三	八·八四〇	七·四五七	五·九六一

年	份	大	麥	黑	麥	小	麥
---	---	---	---	---	---	---	---

一九三	五〇五	六二四	五〇二
一九一八	五三〇	六三七	五六七
一八七六	五九四	四四四	三四六

農業社會的
混亂狀態

我們知道日本本國米的產額，已不能供給全國人民的需要。其結果，當然祇有從外國輸入。自從二十世紀開始後，日本糧食就漸覺不敷，每年均須由外國源源的輸入。從台灣與朝鮮輸入的米，每年約四百萬石，由他國輸入者亦相等。這種食料之輸入，在近年來更

有繼續增長之勢。在一八八八到一八九二之間，輸出白米的總額，遠超過輸入的數目，但是從那個時期之後，平衡是相反了。近來在一個平常收成的年份裏，輸入的總額，現在已經增到全國消費的十分之一，雖然日本的消費者，總覺得外國米是這樣的不適口。所以無論本產的各種白米價格有沒有變動，無論是小康之年或是大熟之年，日本的糧食總不能不仰給於外國。在國家經濟組織裏面，這實在是一種最大的弱點。在豐收之年，外面既沒有一個好的市場，來吸收其過剩，而在歉收之年，則更有一種缺乏外洋供給的恐慌。在特別

低價的時期，農業社會就淪入一個極端的混亂狀態；在他方面，這是歉收後米價飛漲，引起了一九一八年的暴動時機，——這是在日本所遇着的最嚴重最普遍的暴動。這種不祥的浮動價格也許是跟了人口的激增而不斷地發現，所以日本人希望從有限的種稻的面積上求更多量的產米額。實在是十二分的急切。然而這豈是容易的事呀！

大宗米糧價
格的浮動

零售米價和大宗批發價的比較上，不只是可以表明日本大宗米糧價格的浮動範圍，從這世紀開幕以來——已經變得格外廣闊，并且還告訴我們從

一九一八年以來，米價已經升到普通價格水平綫之上了。然而這並不是說農民階級因了他們的產物價增就可以自活。社會上不安的狀態和農民的增進貧乏，正可以表明出產價格的增高，於農民並沒有多大的益處，他們只能夠拿一部分移到普通消費者的身上而已。近來有幾許對社會的不滿，確是導源於鄉村階級方面的。他們漸漸的覺悟了他們所得報酬的菲薄，和他們所注定的勞苦相比較，覺得太不符，這個覺悟，因熟悉了城市生活方面日增月進物質標準，變為更其敏銳了。所以不安，可以說，多半是因為農民要增進他們地位的心

願，戰勝了他們苟安怕事的心理，而產生的。不過我們又可以斷定說一個生活標準的正真降落，也能單獨的引起羣衆生活的不安，所以即在國家內部最保守的階級方面，亦或時慮暴動的騷擾。讓我們不要輕躁而確實的說吧，日本米糧生產的增高，是在『收獲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 原則之下實行的。

工廠招募童
工的需要

假使我們以爲現在的生活標準是要維持的，並且增加的人數，已不能用本國出產物來供給，也是明白無疑的了，那末無論人口，專就人數而言，

是必須使得不增不減，或者維持食糧自足的一個嘗試，都應當棄去。日本是必須企圖着從外國的輸入，去供給所增加出來的人數。要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就須發達其工業。而要發達其工業，就必須招募大批的童工。

我們知道，不但在本國實業裏有童工的需要，即在新式廠家裏，尤其是紗廠，也很需用童工，況且貧苦人家正感到生活壓迫，極願意將兒女送到工廠裏去工作，在那工廠裏，他們是由雇主去供給住房和飲食，他們的一部分工錢，大概是寄給家裏的父母。日本的政府，目下正在設法去限制，和管

理雇用未成年的童工；因為祇顧人工賤而不注意熟練與否，這種工人，於實業方面，亦無甚大利益的。取締童工，就要有一種鼓勵，和一個出路，向鄉村間去增殖人口，但是土地的本身是不能夠支持的。此外，則日本人的全部社會組織，都好像傾向於促進一個高生產率。其他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假使個別雙親是解脫了他們養育子女的一大部分責任，這種情形，就變得有裨於那些因早婚而影響於高生產率的不淺。我們還知道日本古時的傳說，是贊助早婚的，他們對於許多子女的負擔，是比一切的負擔都重要。所以大家庭是天

然地造成了。除此以外，還有一個事實，就是嚴禁獨身主義。日本國教——神道教——是尊敬祖先禮拜的儀式，着重教導子女，使那一班子女，會繼續去履行家庭規條，並且獻祭於祖先神靈之前。所以後代如有人抱獨身主義，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雖然這種苦楚，可以用嗣續來補救。近代思想，雖見增長，但是神道，仍舊保持住活動和健全。即便在一班對於他的超人和神秘的幾個狀態，漠不相關的人，這仍舊能夠當做政治哲學的那樣，去號召人們的尊敬；因此，這所謂國教者還能保持他的勢力，去影響人們的心理和習俗。

日本婦女 和生產率

婦女的地位，在生產率上，有一個極大的效果；講到泰西各國，在前世紀裏，婦女在社會上地位的提高，確是一個生殖減少的原因，尤其是在特別的幾個階級裏。在日本的婦女，則雖佔據了那特別的地位，但是這不過是傳說所指給她的，我們還喜歡去考察，那個比她在西歐和美利堅所享受的地位較遜的情形。日本的婦女，雖然已經做過了幾種預備事情，但是就大部而言，還不能受高等教育，不能希望她家庭以外的許多活動，因為社會上對於她的觀念，並不是以為婦女是性的不同，而給以不平等的待

遇，反正是對於她有很大的希望，希望她做個賢妻良母。最後我們要討論到節制生育的智識，和人工方法的問題了，『節制生育』是已經得到一部分智識階級的贊助，但是政府堅決地反對，關於這種學說的宣傳，和允諾關於這種問題的書籍（日本文的）之流行，現在還不甚多。這一方面，是出於單純的保守性，同時也是因為人民衆庶，從一個軍事立足點去看起來，却也不大贊成這種學說。這個學說，現在還不會傳到在城市和鄉村間的工人階級，那一班關於實行的人，也好像很少受到學識的引動。當然這是因為社會對於大家庭的

威望，還不敢指摘，而宗法社會的習慣，和政治上的利益，又都贊成人口增加。

移民政策
的失敗

日本軍國主義的好夢，現在還是沒有做醒，他們不以人口過剩，生產有限爲可怕，却以爲人口增加，正是給他們從事經濟發展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日本人口必定還要繼續的增加，照現在的比例增進上去，到一個很長久的時間才止。然而移民政策，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將來增加出來的人口，祇好讓她自己來收容了。在一九二零年十月有五八一・〇〇〇日本人移住

在外國，其中一一七五〇〇人是住在亞洲的各部，（大部在中國）一三六・〇〇〇人散居在北美利堅（大部在加里福尼亞），有一一二一〇〇〇人在檀香山，再有三四〇〇〇人在巴西。（見日本一九二三年年鑑四四—四五頁）

這種移殖政策，所能補救日本過剩人口的，在過去十年間，實在幾等於零，就日本人口而論，每年祇有一二萬人民遷移出境，這區區人數與她每年所增殖的比較起來，實在不能算一回事，就使將來移民人數能夠希望增加，但至多也不過及新增人口的十分之一，看下面就可明白。

日本帝國移殖日本以外國家的移民數。

年	份	移民數	年	份	移民數
一九二一		七·七七四	一九二七		二三·三六九
一九二二		一六·五三〇	一九二八		二三·一九五
一九二三		一六·五八一	一九二九		一六·七九一
一九二四		一五·八二六	一九三〇		一三·七二二
一九二五		一三·五八一	一九三一		一三·一三三
一九二六		一四·七五九			

此外，那些外國國家，日本人以為是無往而不可的，現在都已經把他們的門戶封起來了。這個實施，在加里福尼亞和其他北美利堅的太平洋方面的許多洲，最為嚴厲，檀香山和澳大利亞也都已實施了。移向巴西和秘魯的移民，因為和他們的祖國隔離得太遠，所以又頗感不便，至於在亞洲，則日本的工匠或農工，都得和那些民族競爭，但是他們的實業和日本的大小相當，而他們的生活程度却低得許多。這個原因，也已經儘夠去限制日本人從日本本部移殖到帝國的外藩如高麗和台灣去的了。日本政府近時已經宣布，放棄移殖北美

或澳大利亞洲的一個政策，要集中注意，在移殖本國人口到稀少的疆域那邊去，特別是北海道，極北一個大島。這個計劃從前已有過許多人提議過，但是因為一般人民覺得那些地方的嚴冬天氣，未免有些可怕，並且一個先鋒隊的寂寞生活，實在太沒有引誘他們的可能性。

解決人口過剩的方法

要解決日本的人口過剩問題，本來除盡力發展生產能力和改良經濟制度以外，舍移民一條路莫屬。所以日本人希望要假手移民政策，來緩和人口在生存方法上的壓力，並且一種增高外國食料的消費，又好

像是唯一的使生活程度減低的更代物。同時因爲日本人的食料，不能夠從外國得到足夠的分量，所以日本人須得大大的趕快地去改革他們本國的食譜。

日本的上等白米已在加利福尼亞種植了，從一九二零年以來，已有一部分還輸入日本。到了現在，雖然還不能說究竟這個發展能否挽救此危險的局面，并且直到現在，所輸入的米的總額還是極少，但是這多少總能夠稍稍減去糧食缺乏的恐慌。

一種相近泰西各國的日本食譜，是從醫學上而論，早被人

們所贊美了；但是這已經被阻止了，一部分是因爲外國食品太貴，在日本銷路不大，一部分也是因爲遺傳生活的形式極端的反對改用這類飲食法。（見Cf. K. morimoto的日本的生活）

標準 standard of living in Japan as by the Jopna Hopkin

(Gress) 日本已有許多西式的菜館，來供給各階級的伙食了，而日本的海陸軍裏，大概也都吃外國食品，如牛肉、豬肉、和麵包之類。但是要把這種東西介紹到他們的家庭經濟賬理面去。却是十分困難。正好像西式傢具引入了一個日本家庭裏，就破壞了全室的空氣一樣。所以要外國食物的引入，就

非推翻了一切傳統的習慣不可。再者，太多的勁勢，是不能加到社會對於日本食譜的審量的一種勢力上去的，因為一個家庭的社會立足點，一部分是從他所消費的米的總額的多少去判斷，一部分也是由那米的性質的高低去決定的。

這是很有趣味的順便去考察，如何西方標準侵入到日本人固有的生活形式，是可以影響其農業。當現在鄉村農民，和工廠工人，除魚類外極不消費肉食，這個事實，就是表明在鄉村間，是沒有家畜和羊類的銷路的。因此，那些占了一大部分日本的面積的許多山，不宜於種植五穀，都任牠荒蕪

不用，除去是種植樹林。所以這是有可能的，假使日本人，採仿一種包括牛肉、羊肉和乳製品的食譜，有許多土地可以利用來做畜牧場所，那末，這個發展，並且還可以解脫關連食糧供給的許多困難。然而氣候的適宜與否。也須考察一下，這好像主要的因為熱而潮濕的一個時期，歐洲血統的畜類，除開北海道極北一島而外，其餘日本各地均能繁殖一羣有利益的牲口。

有二點，現在看起來是很明顯的。第一，就是任何人口方面的增加，必須被工業和商業所吸收；第二，就是日本在將

來必定要從外間去輸入東西，不只是大宗的糧食而已，還須輸入比她現在所輸入的更多的原料品，這是一個更工業化後的自然結果。其次重要的，就是條約，因為訂定了那些條約，就能使他能夠輸入那些東西，所以對這種問題的討論，又包含了對於國際貿易的簡短考察。在輸入糧食以外，日本的最重要輸入品，包括從印度和美洲合衆國的棉花，從英美輸入的機器，從英國和澳大利亞輸入的毛織物，和生羊毛，以及從許多地方所輸入的化學品。在那些東西裏面，棉花自然佔了第一個位置，大概計算起來，有達全額的三分之一。世

界棉花產額的缺乏，雖然是使日本和英國的紡織業受到同等的打擊，但是世界對於日本所消費的其他原料之供給，大概還不致發生多大的恐慌吧；因為中國富藏煤鐵，尙待開發，至於穀類的供給，除美國外還有澳大利亞和印度支那。她地理上的位置，涉及這些國家，和她對於西北利亞有極大潛勢力存乎其間，都使她有明顯利益。日本在外國得到購買力，因之而能夠獲得對於她的實業發展很關重要的貨物。她是把生絲售諸美國，把棉織品售諸中國和印度。在歐戰之前，絲的輸出額約占日本全國輸出總額的百分之四十，而棉則約占

百分之十五；在最近幾年間，則比戰前更是依靠那兩種貨物了，因為兩者的總額，照現在計算，約占全額三分之二。日本的經濟學家，已經證實全國的安全，必須要求一個新的出口貿易的發展，他們已經懇請政府，去實施這種進行的一切程序。但是在最近的將來，一個發展更大的新貨物的國際貿易的可能，還是一個理想而已，所以日本將來的興盛與否，是要看她究竟能夠不減其價格而增多若干生絲和棉織物到外國去與否而定的。這個疑問，是包含了許多很複雜的問題，所以只能夠草草的去估算其可能。日本對於中國的棉織品出

口貿易上，如果中國的實業振興了，雖然就要受到打擊，但是在中國，日本現在暫時終究能夠招收許多低賤的苦工，如果沒有外交上的惡感，而發生抵制日貨的風潮，那末前途的希望終究還是好的。東方，特別是印度，在那裏有幾種的日本棉織品已經代替了那些蘭克西的棉織品了，已經明顯地組成了一個極大的有潛勢力的市場，去銷售那日本工廠的極優美的產物了。絲的出口貿易的將來，此刻是很難斷定，在那兒，有個不論什麼時候，都可暴發的恫喝，這個不是人造絲的發展，也不是因為中國和歐洲的競爭，却是那美國絲的式

樣之改變。因爲生絲的生產，對於鄉民是一個重要的進款來源，但是他們已經嚴重地被損壞了，這是因爲過去幾年間，價格發生了動搖；到了現在，仍舊是因爲生產費的高昂，和美國市場不能照原條約去吸收大宗絲頭，以致所發生的遞進的價格方面的降落，竟足以改低農民到一個極貧乏的地位。從一九二零年以來，絲的價格，早經減低，但是美利堅的民和財富的增進，都是很有希望的幾點，這是在考察任何將來的需要，所不能稍稍忽略的。

結子

上面所述，已經涉及了這個問題各方面的複雜的

情形了，現在且根據上述，來作一個結子。我們最初已經指出日本在最近五十年間，她的人口已增加了一倍，在明治六十年間，日本的人口由三千二百萬驟增至六千萬，現在還在漸漸的增高，而城市生活程度也因之而提高。我們還講到因為日本飲食的特別地方，所以日本必須從本國裏面，去供給他們的糧食；因之而農業地域的發展，不遺餘力，國家也極力獎勵人民，從事墾殖。我們也曾說到日本在不到五十年裏，米的出產已增加到兩倍以上，但是因為生活標準提高和人口增加，已使她到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地步，就是她必須從外

國去輸入更多的糧食，或者設法限制其人口的增加。後者（限制人口辦法）似乎不能見諸實行，因為社會，政治，和宗教等，勢力都反對它。然而她依靠外國糧食的供給的事情，又被改革國家食譜的困難所阻止。因為這個原因，有關過渡時期，或將成爲高而浮動的糧食價格，同時米的生產者，和貧窮些的消費者，恐怕都要受到很大的困難。本來當人口有繼續增加的趨勢時，必定有工業和商業來吸收去，但是究竟原料品和糧食，能不能按照互惠條約，去從外國輸入，以及究竟有沒有市場，去推銷輸出品的增加量，這些都是最重要

的問題呀。在危險的一方面既已顧慮到了，對於樂觀一方面，我們也沒有抹殺。日本在地理上的位置，是接近原料品的供給來源，和極大的有潛勢力的推銷機製貨物的許多存在於遠東的市場，至於澳大利亞和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幾洲的日進富庶，和擁有多而賤的水力電氣的發動力等等，都是可以使日本取笑那馬爾撒斯的悲觀主義，是無事多慮庸人自擾。如果她真能這樣的成功了，那末她一方面戰勝了所發生的危機，而同時必定還須迅速地增加其人口。不過她這樣做去，除了使得國家格外的工業化，在她的消費情狀方面，增加些無

定居的人民外，實在並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可是東亞和平的前途，乃至世界和平的前途，却從此愈形黑暗而無望了。

【日本人口及聚落之發達】

目次

上古中世之人口	一
近世之人口	八
明治之人口	二三
聚落之意義	三〇
村落	三四
都市	四〇

日本人口及聚落之發達

上古中世
之人口

在上古之世，戶籍之制，尙未行於一般社會；到了崇神紀時，始編查民戶，科收課稅，但統全國的精密的人口調查，尙無實行。上古之末，雖對於隸屬屯倉之人民，及歸化人的一部份，編過戶籍，但仍未編制全國一般人民的戶籍。全般的調查，乃大化革新以後的事。依大寶令之規定時，可知在當時已頗注意於人口之調查；益知因戶籍之完備，得防止奸詐脫漏。故大寶令中，必存有可

知全國戶口之數的材料，不過精確的數字，則今已不傳。其後朝政日弛，權門勢家，兼併土地，班田收授之法，亦不能行。人民都以種種手段，逃避課稅，以至浮浪之徒多而土著之民少，戶籍遂不能行。及至政權歸武門，而成封建制度之世時，因了領地軍役等的關係，兵士員數及民口等，殊有查知之必要，故推測起來，當時各地當已有戶籍之存在。不過數則不可明瞭，且如兵役，因為領主都有虛張聲勢之習慣，故大半不能知其實數。因當時的情狀如此，所以上古中世之日本人口，不能知其確數，僅不過由散見於諸書的一國一羣

之戶口課丁等之數作推算，或由一般社會狀態測想，始得論當時人口增減之大勢。

在上古之世，人口增殖之勢甚大；蓋不論在何國，若如地廣人少之新開國，其人口之增殖率往往比舊國爲大。且依傳說觀之，伊鄂那美命曾謂伊鄂那岐命說：『欲絞殺汝國之人草，一日千頭。』伊鄂那岐命答稱：『汝若如此，吾一日可產千五百。』諸如此類，可知當時之生產率所超過死亡率之大。此外先住民族歸服於大和民族，漸次增殖，其後又互相通婚，融合而與大和民族同化；且來歸化貢獻之外人，亦復

不少。所以即使爲了疫病、飢饉、戰爭等，人命之喪失很多，但以人口之增殖率往往仍能超過於死亡率。上古之時，此種外來的移住民，也有舉其一全部落而來團體移住，此不但使人口之增殖急激，又以彼等之中頗有長於學藝技術者，便也頗有助於日本經濟之發達，尤以其在產業及財政上的貢獻之多，爲不可漠然看過者。

至中古王朝時代，人口猶次第增殖，在養老年間，獎勵其私墾田之開發，及其後墾田之開發，莊園之發達，從而所得的收穫，作長足之增加，凡此在一方面都不外是表示出口

之大增。三善清行之意見封事中所說的累世戶口之衰減，其實此並非是戶口的完全凋衰，乃不過是課丁數的減少，或奸民僞詐而避課役，因而戶籍上所記之數減少而已。中古之人口數，雖已如上述，不能知其精確之數，但橫田由清氏則由分田之數推算，而計出弘仁十四年（西曆八二三年）之人口爲三百六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一人。彼又依鄉數，推算出貞觀以降，延喜以前（西曆八五九——九零零年）的人口爲三百七十六萬二千人。又由課丁數推算出天曆以降正曆以前（西曆九四七——九八九年）的人口，爲四百四十一萬六千六

百五十人。

鎌倉室町時代人口之數，因無可作爲推算根據之數，更不能明。橫山氏依鄉數推算，推出文治以降元弘以前（西曆一八六一——一三三零年）之人口，爲九百七十五萬人。但日蓮上人之高祖遺文錄中（日蓮生於貞應元年死於弘安五年，即西曆一二一二年——一二八二年）男百九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八人，女二百九十九萬四千八百三十人，合計四百九十八萬九千六百五十八人。此與橫山氏之推算，相差甚遠；但其男女數之懸隔，如此顯著，殊使人不能相信。戰國時代的

大永八年（西曆一五二八年）之雜記集中，記有日本之人口爲四十九億一萬八千六百五十二人；永祿五年（西曆一五六二年）之舊記中，記四十九億九萬四千八百零八人，中有男十九億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八人，女二十九億九萬四千八百三十三人，（男女合數，不合總數。）此處所謂「億」係十萬的意思，故人口數實卽四百九十餘萬；此數與相差百年前的高祖遺文錄中之數相同，何得就此信之。又有依穀物和人口之關係而推算者，則以爲天正年中，（西曆一五七三年至一五九一年）總石數爲千八百萬石，天保年間爲三千萬石，由此推

之，天正年間人口爲千八百萬，天保年間人口爲三千萬人。
天保年間爲三千萬人一說，則如後述，有足以信其爲近於確
數之理由；而天正年間爲千八百萬人之說，亦爲不可棄之之
說。要之，中世之人口，雖不能示其適當之概數，但王朝以
後，人口繼續增加，至足利時代之末，戰國之世，雖有飢饉
及其他妨止人口增加之原因，但當時人口，已呈相當稠密之
狀態，如江戶時代之前半，則人口更有所增加。

近世之
人口

德川時代，命作全國人口之調查者，爲將軍吉
宗。使查享保六年以後，每六年之全國人口總數

● 享保十一年以後之數字中，今所傳者，有如下述。

年	號	西曆	人口數	指 數
享保	一一	一七三六	二六・五四・九九八	一〇〇・〇
	一七	一七三三	二六・九二・八一六	一〇二・〇
延喜	元年	一七四四	二六・一五三・四五〇	九八・五
寬延	三年	一七五〇	二五・九一七・八三〇	九七・二
寶曆	六年	一七五六	二六・〇六一・八三〇	九八・一
	一二	一七六二	二五・九三二・四五八	九七・二
明和	五年	一七六八	二六・二五二・〇五七	九八・八

安永三年	一七七四	二五・九九〇・四五二	九七・五
九年	一七八〇	二六・〇二〇・六〇〇	九七・五
天明六年	一七八六	二五・〇八六・四六六	九四・四
寛政四年	一七九二	二四・八九一・四四一	九三・七
一〇	一七九八	二五・四七一・〇三三	九五・九
文化元年	一八〇四	二五・五一七・七三九	九六・一
一三	一八二六	二五・六三二・九五七	九六・五
文政一一	一八二八	二七・二〇一・四〇〇	一〇三・四
天保五年	一八三四	二七・〇六三・九〇七	一〇一・九

以上數字中，不含公卿武士及從屬於武家者；無籍者穢多
非人，亦不加入；琉球蝦夷之人口，也有未加入者。十五歲
以下者，因各藩例規不同，而調查亦未完全，故脫漏重複者
頗不少；全國平民亦決未包括全數。所以實際上人口數之應
比以上之數字爲大，實不難測。知關於此點，我們若綜合從
來所有各說，則可知此調查數上，有加上二百萬乃至三百萬
之必要。從而德川時代後半時之人口數，可作爲二千八百萬
乃至三千萬之間。至於其增減之狀態，若以享保十一年之調

查數爲標準，則人口增加了的，僅享保十七年，文政十一年，天保五年，弘化三年的四次；其餘都見減少。今試抽出表示最多數的文政十一年之調查數，以之與享保十一年之數相比，則百零二年間，也不過僅僅增加了六十五萬二千四百零二人。即平均每年不過增加千分之二四。此等數字，雖頗爲不完全，但人口增減之大勢，還可得而知之。故享保以後明治以前，日本之人口，頗陷於靜止停滯之狀態中。

享保以前之人口，其全數本不可知；但以前田家及其他大藩人家所報告之人口數爲基礎，再由戰亂後和平時代人口增

加之急速等推想之，則德川時代之前半，人口當亦急速的增殖過。蓋德川幕府，承戰國爭亂之後，國內平定，世間太平，戰爭已爲舊話，軍事僅以之表示一種儀禮格式而已。當是時，人民安於堵，農工商各勵於其業，國民生活安穩，因而使人口急速的增殖，殊無可存疑者也。凡此，都是德川時代前半的人口增殖急速之理由了。

但此種人口之增殖，達到了一定的限度之後，便不能再進一步。蓋國內之情狀，染於太平之餘弊，一般人都陷於保守退嬰，奢侈安逸之風，也漸次流行；農村疲弊，工商業又多

組織株仲間，（一種專事壟斷的惡黨，詳見日本政治社會組織之變遷）而擁有特權，因而工商業即難期其發達；尤以無收容巨數人口的大工業，國民的生活，遂至困難叢生。況三代將軍以後，對外關係，殆完全為鎖國的，因之給國內產業以刺戟，鼓舞國民之元氣，剩餘人口，不得移於海外。國家內外之狀勢，既如上述，則其於一定限度外，即不能包含更多之人口，是很明瞭的事了。在此一般的惡傾向上，更加以飢饉疫癘之災頻起，因而喪生命者，自在不少。或因租稅負擔過重，及勤儉令之影響於生活之困難，遂於種種形式之下

，避去人口之增加。且有墮胎殺兒之惡風流行。此等所謂積極的阻障和豫防的限制，於防止人口之增加，均大有力焉。是德川時代的後半之所以使人口存於靜止之狀態者也。

以上所述之飢饉、疫癘、墮胎、陰殺等，在德川時代之前半，頗見流行。但此等事件之影響，在人口增加率高漲之時，與一般社會狀態已立於不能收容大多人口之時，實不可同日而語。且墮胎、陰殺到了德川後年，跟着生活之困難，更盛行於一般民間。飢饉之影響，於是時也很顯著。享保，天明，天保三次大飢饉之災，都發生於人口增加很困難的德川

時代之後半，故德川時代後期的人口之增加，便受了更厲害的阻害。

以上所論，都是指日本全體人口之增加而言者。大凡一國其人口都不免因地方而異。即在享保以後，也當有人口增加的地方，且一地方之人民，離其故鄉，移住到他處去的例，也在不少。尤以每年在一定之時期中出鄉里而他去者，或於一定的時期歸鄉的季節勞動者，雖因其祇一時之出入，於地方之人口總計，無甚影響，但有出鄉間而永遠不歸本地的永久移住，這究竟是很明白的是減少鄉里人口之一原因。此等

退出鄉里之缺落人，都向殷盛的都市，如江戶京都大阪等地集中，或爲日雇人夫或爲奉公人而送其一生於是。因了農民之轉業，遂生農村之疲弊，都會如江戶（即今東京）則因了他地之來移住人口，便見激增之勢，此爲當時學者所常常論着的。

德川時代之人口狀態，已如以上所述，至於當時之幕府對於人口取何種政策，則大半彼等乃取對抗人口的都市集中及人口限制的政策。

先試述前者，對於農民的移轉之自由，雖在德川時代以前

，也曾有所限制。但至德川時代，因諸侯各守封土之結果或因兵力之維持，或因國內（此國內係指諸侯之國，非謂日本之全國）事情不欲使他國知道，又因使不害國內之治安，徵收多量之租稅，對於藩士、農夫、市民等之出領外，或缺落人浪人不審者之藩內，大加限制。幕府本曾於寬永二十年八月發出鄉村布告，謂如有怠於耕作，使一村蒙厄而妄自出於他處之農夫，應即通知曲事（官名）。但幕府之中世期以來，農民之赴都市者甚多，遂仍不免生農村之荒廢。安永六年五月，更進而限制他國奉公人之人員，及年季至寬政二年，立

舊里歸農之政策，移居江戶者獎勵之，使歸其故鄉，但亦未見有充分之效果。以上爲因憂慮農民之轉業移居與農村之荒廢而行之政策。至天保元年之改革，此問題使江戶人口減少一事，同爲世人所考慮，終而採用了迫歸之方法；即依天保十四年三月之命令，自今以後，禁他處人士之來移居江戶，已入江戶者，除永年營業或有妻子眷族者外，舉凡一時暫住者，一概使其歸鄉。同時，對於農民之在江戶謀生活者，定其年限，至限必使其歸農。其他對於爲僧侶、神主、陰陽師、或爲迴國修行、六國順禮、（如中國之行脚僧之類）者，嚴

格取縮，以作防農村人口之減退，而盡勸農之道。但此政策，也僅暫時減少出外地之人員，終而未獲十分之效果而歸於失敗。要之幕府對抗都市人口集中的政策，已遂二段之經過。即在當初頗取消極的方針，單單對於欲歸鄉者，給以便宜，務使歸鄉者多。但至天保十四年，實行迫歸之方法，而嚴重取締其他，則已頗帶積極的色彩。但二者均無十分效果。

其次應一述者，爲墮胎殺兒之弊風的盛行。此風當時幾行於全國，不祇江戶京都大阪等大都會行之，即奧羽、西總、兩毛、常陸、九州、土佐及其他地方，亦風行之。不單行於

庶民階級，竟也及於武士階級。以葯物施術使墮胎，用壓殺之方法，實行殺兒。此等方法，當時名之曰拔除，蓋取絕根之意。足知其輕易行之沿習成風而恬然不怪。

幕府對抗此人口限制之政策，爲給以相當之注意，禁遏之，處罰之，或給以育兒金；結果在有些地方，雖見了一些功效，但一般的大效果則沒有。各藩之內，或民間，都缺篤實之志士，爲此弊風之改善，而努力者。茲述白河樂翁公之人口增殖策，作爲一例。墮胎殺兒之弊風，已如上述，卽奧羽等地，亦有行之。白河地方，因亦難漏其例，今屢發告諭，

而有所教。天明四年，凡不混此陋習，雖貧亦多育兒子，至五人以上，則賜以每年米一俵以爲賞。惟當時白河少婦人多男子，欲娶者非出財物，雖壯年也不能迎妻。生子多不舉，民年以減少，遂至田園荒廢。然在分領越後地方，人口衆多，婦人亦多能勤於業，且在宗教之信仰上，無害子之惡風；公聞之，即給該地婦女以旅費，使移住白河，授與田家，配以鰥夫，而使力於耕織。至是而猶存墮胎殺兒之弊風者，究竟是因爲由貧苦所生的結果。寬政二年後，除初產外，當其第二次產兒時，即給以育兒金，另備妊婦登記簿，使來報告

分娩，且又取檢查洗兒之方法。如是至寬政四年，調查領內人口以之與天明五年時相較，則其間七年中，增加三千五百餘人。新農民也多有增加，於城北飯澤等地，組織村落，人口增殖策，至是才得了相當的效果。此外庄內藩米澤藩仙台藩秋田藩水戶藩土佐藩鹿兒島藩及其他，也都實行了種種匡救之策；學者之承認以此育兒金之方法，改善弊風，而謀人口之增殖者，也頗不少。

明治之
人口

日本之實行全國國勢之調查，乃大正九年之事。故明治年間，也尙未行國勢調查。但維新後人

口之統計，亦有所存在，而得知日本人口之總數增減之比例，及構成分佈之狀態。人口統計，有靜態統計和動態統計；靜態統計中又有關於本籍人口及現住人口之統計。今試看本籍人口之明治年間的增減大勢：明治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爲三千三百一十一萬零七百九十六人，而大正二年末爲五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二人；約四十一年十個月間，增加二千零二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六人，即比之明治五年始之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一·一六；一千人中，每年平均增加爲一·四七。以此比之人口呈靜止之狀的德川時代之後半，則

維新以後，顯著的增加之趨勢，使人生別一天地之感。蓋維新後，如前時代的保守沈滯的狀態，完全一變，而成爲各種產業的發展，都市之發達，以及衛生設備之進步等一般經濟社會狀態之顯著的進取發展的趨向。是亦爲使人口駸駸增加的一般的原因也。

日本本籍人口之增減的一切實質的要素，不過是本籍人口的性質上的出生死亡之差與國籍得喪之差的兩者；後者以其事實極少，尙不足以給日本人口以大影響，故日本僅因出生死亡之差而受影響。此出生死亡差增率，至明治二十年止，

大體表示出相同之率，其後即見一般的增加之傾向。其原因除死亡率之低下外，出生率之增加，亦爲一大原因也。

本籍人口有巨大之增加，已如上述。然則此增加於人口構成上發生了何種變化呢？先試依年齡關係而視之：少、壯、老三階級增加之比例，少年階級比壯年階級爲大。少年階級之多，適以增加壯年階級之負擔。但因而促進了壯年者的奮發，又因少年階級將來進到了壯年階級，便不外是爲支持國力的後繼者，故少年者人口之在比例上爲多，實不足爲憂。

男女之權衡，在日本常常是男子佔多數。在一國一地方的

男女之數，有很大的懸隔時，那國那地方的經濟的社會的狀態，便自然受其影響。男女權力之消長，社會之風氣，特異產業之發達等都與之有甚大的關係。但數之懸隔不甚大時，男女不論何方超過，都不生多大的影響。去研究男女在數字上何者爲多，倒還是去研究數字之內容性質爲重要。

其次，研究人口之分布，須先視人口與面積之關係，即密度；在內地面積永無增減，反之，人口則逐年增加，結果密度也即漸次增加。明治五年，每一方里（約華里六方里）爲千三百三十五人；大正二年末則爲二千一百三十四人；比之

明治五年，其密度增加百分之五九·八。密度推算所用之積，都爲各國之全面積，其中也包含小岳、丘陵、急峻之傾斜地，及其他水面等不適人居住，不能供耕作之土地。故僅以密度之大小，不得便論其是非。必得研究適於居住耕作的平地及緩傾斜地，纔能決定。諸外國適於居住耕種之土地，往往較山岳丘陵之所佔者爲廣大。但在日本此項土地竟不及全面積五分之一。結果，狹小的土地上集住了多數的人民，耕作適當地便次第減狹。

此處再將人口與地方之關係，研究一下。卽內地人口，在

何等地方，有顯著的增加？北海道的人口之增加，幾乎是例外的現象；而關東近畿地方次之，四國北陸地方，其人口之增加率，在全國爲最小。在北海道自然增加以外，尙有他處移來者，近畿沖繩亦然。如關東九州則大體上自然增加之外，他處來移住者甚少。至於東海及其他諸地方，自然增加的人口，有一部份更移住到了他處，因而人口仍不見增加。

現在再講一講都會及村落之人口增減的趨勢。若以明治二十六年爲標準而作比較時，則大正二年之人口，村落增加百分之一·二，小都會增加百分之一·七，中都會增加百分

之一三·五，大都會增加百分之一三·六。此中表示出都會尤其是大中市之人口增加的顯著，也足以說明人口之都市集中的觀象了。在村落中，以從事農業者爲主，在都會中，則當然不得不承認其商工業之盛。故大都會發達的急速，可謂之爲日本商工業勃興之反映。惟都會之發達，所引起的村落之疲弊，確可由諸般事情推測而判斷之。若單以村落人口之未絕對的減少，因而否認之，是則未必適當也。

聚落之

意義

人類爲了生活上的便利，互相聚集成一集團，稱之曰「聚落」(Settlement; Siedelung)。聚落

之種類雖可分成種種，但普通所分者，有都會與村落之區別。然此種區別，其標準乃求之於人口之多少，故決非適當。是不論依何種標準，要正確嚴密的區別兩者，總是不可能的。但由形式與內容兩方面着想時，則可以立一個大體的標準。即多數的人口，在比較的狹小的地方，營密集的生活，其居民之大部分，往往以從事商工業為主，則此等地方，即為都會。反之，少數的人口，在比較的廣大的地方，四處居住，其居民之生活以農業及其他原始產業為主，則此即為村落。蓋普通農業及林業，有使人口散布於廣漠的土地的性質，

所以此等地方即起村落。反之，商工業因有使多數人口集中於一局部的性質，所以能造成都會。都會村落都可依其街路之形式或其他種種標準而得作種種之區別，此則不待言也。

聚落之成因，雖不能一概論之，但最初在某地點成立一聚落，其成立之所以然，必其地能使人民生活便益故也。如求得食料上有便利之點的地方，或有交通上之要地，或便於防禦外敵之地，而於河川之流域及海岸處，聚落乃得以發達。平原地方及安全之地帶，都容易產生聚落，這是人人所知道的。而聚落又因種種原因而起變化，如其處為政治之中心，

交通便利，產業勃興，則聚落必形發達，反之，而有對於住民不足以供給其生活上之便利者，則必漸形衰頹。大抵由村落的漸次進化，遂成爲都會，而大都會之因了一單純之原因，短時間便得成立者，此甯以之爲一例外。

日本古代之聚落，多半爲村落，即帝都也不過一村而巳。至永久之帝都，營於平城（即今之奈良）時，始見都會之形；跟着貨幣與交通之發達，在經濟上的中心地，及交通之要地，便產生了小都會。至於近世，『町』（城市）便非常發達，如城下町宿場町湊町金山町都是時代之經濟的發達與封

建政治之所產生。明治以後，因了政治經濟社會事情之變化，都市也起了大變化。

村落

上古之世，人民集團羣居的地方，稱之爲「摩拉」，今則寫作村字。摩拉乃「摩來」之音訛，「摩來」者，羣衆之意也。漁於河海，獵於山村之人民的集團，或從事農業及以工藝爲業的人民之集團，都是村。而在各地的豪族居住地，又如帝都也都不外是村。不過比其他的村稍大耳。其形態則因自然之地形，住居之生業，及其他原因而成爲街道村、散居村、密集村等種種形式，大小廣狹，頗不一致。

在上古氏族制度之時代，村爲血族者之共同生活團體，但也有未盡如此者。如部民所結合之村，如歸化人結合之村，或依屯倉田莊之設置而結合成之村，或由俘虜構成之村，都不能決定其爲血族團體者也。村之統制關係，在當初爲『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而相凌轢。』(神武紀)此乃國家組織，尙未確立時之狀態。蓋成務天皇之時，置稻於縣邑，從阡陌而定邑里，故自此村之制度漸整。普通村者隸屬於一上級之領主，而聽從其命，在某程度內得享有自治之團體者也。但此又因種種關係而異其趣，是亦不待言矣。

大化革新之時，定國、羣、里之制度。大寶令中以五十戶爲里；每里置長一人。里長以其里中農民之適任者充之。若其里無此項人材，則亦可聽其由比隣之里擇任之。此里並非以上古以來自然發達過來的村，就改稱之爲里，乃大半爲分合舊有之村，重新立區劃而成者。里之下有村，是散見於常陸風土記播磨風土記中。此則表示從來之村名，是用以指里以下之小區劃者。但其爲行政區劃上之單位時，里實爲最下級之單位。其後靈王元年，改里爲鄉，又於鄉下設里；可知此里會經過種種變遷。但鄉里爲國之行政機關，立於其他監

督之下，大體猶示自治之姿，五保之制度也得實行，後莊園起，鄉村之制遂不明，至秀吉之時，又立以羣統村之制度。

除了古代以來所存在的村落外，在近世成立的也有。其中或有由開墾而成立的村落，或以社寺爲中心而成立的村落，及其他因種種成因而成立的村落。其在政治經濟的性質上，當時的村，乃經過了天領、私領、而爲政治上的單位，同時也爲納稅上的單位而爲有法律上的人格之團體。在原則上，則是農民的住居區域，農民雖非完全立於交換經濟範圍之外，但自一般狀態看來，在鄉間則大體以營自給自足的經濟爲

常例。

在村落之內，掌行政者，有所謂莊屋、組頭、百姓代等村中官役，即所謂地方三役是也。莊屋也稱名主，門閥高者得就此職，其威權最高。但又往往依地而異，故名主、莊屋之外，當置大莊屋者，支配一羣或數十村，許多名主莊屋即隸屬其下。組頭亦稱年寄（老輩意），或稱老百姓，以村內屈指之人物當之，為名主莊屋之屬員，參加村內大小之議事而補佐之。百姓代者，乃純粹的農民代表，向第一流之資產家中選任之，主持村費及其他費用之分配，監督村官之私利私曲

，爲一監督官。村之住民中，有獨立的農民，和從屬的農民爲其中心，鄉士、神官、僧侶、小商人等盡屬例外。

明治維新以後，因了政治社會組織之變化，村落及各方面都受影響。明治二十二年四月，市町村制實施，許多舊村落被編成一個新的村。舊村落至是遂失其在法律上的人格。又因人口之增加，也有由村落而進而爲都會者；但村落之被附近之都會所合併而失其獨立者，也不在少。故據統計，市町數雖次第增加，村數則有累年遞減之勢。

都市

上古之皇居，因朝代之改變，跟着也被改變了。

但飛鳥京則與從來之都城，異其面目，規模稍備，而爲永續的都城。元明天皇之平城京起，飛鳥京又成爲桓武天皇之平安京而規模益大，遂形成永世不易之帝都。上古帝都之地，爲政治上，經濟上之中心地；而市民又不能遷都，故經營新都，頗非容易。然桓武天皇之時，因政治上及其他原因，遂以其毅斷之力而行遷都之大事業。遷都之時，舊都之繁榮，不能維持而至荒廢，是亦不得已之事也。但永續的帝都之地，遂形成最殷盛之都市。其他地方應之所在地，交通之要路等，亦均漸次成爲都市。

武家政治之初，鎌倉爲政治之中心地。商工之民，都集於此處，因此遂日至繁盛。但北條氏滅落之後，卽次第而衰；

一時小田原卽爲代此而興之地。中世之終，卽戰國時代，京都成爲兵亂之巷，政治上之中心，漸移至地方，因而地方的小都會，頗稱發達。爲了對抗明朝鮮琉球的貿易，有些都市也得有充分發展的機會，（如博多）。近畿四國之都市，比東國之都市，在經濟上更爲重要之地。足利氏之末世，山口爲諸方商人匯集之地。堺則自南北朝以來，漸次，成爲商港，而得發達；且從事外國貿易，其富壓天下，卒形成一種自

治的都市。秀吉之時，因大阪之發達，堺遂漸失其重要。

地方分裂之勢甚顯明之時，各豪族都選山岳及其他天嶽之地築城廓，當時所謂城下町之出現，殊屬困難。但至小豪族之領地，逐漸統一集中，而成大領土，山地之築城，移於平地，收容人民之集住乃得無困難之時，城下町因得大發達，而成爲大名（即諸藩閥）領內經濟之中心地。江戶時代，城下町（城市）之起於各地，自不待言。

江戶時代有築城之禁，立一國一城之制；大名之居城，早不能謂爲城塞，而僅有其爲政廳乃至邸宅之性質而已，祇具

政治經濟社會的意義，而無軍事上之關係。因此交通之便，物資之集散，士民之聚住等頗有人考慮及之。蓋城下乃以城廓爲中心而構成者，爲以武士爲首腦之都市，故亦爲消費地，但大名因欲使城下興盛，結果，集於此處而從事商業者甚多。又國產獎勵之結果，以城下爲中心而起之小工業，頗不在少數。於是城下之實力，乃由武士而移諸於市民之手中。但更至德川中世以後，市民勢力勃興之時，又產生了與向來城下町性質各異的經濟的城市。如八幡後成爲廢都而改作商人町；大阪當初爲門前町，爲城下町而發達。其後雖未完全

如八幡而爲廢都，但其性質已變成商人町了。市之中心，也即由城廓之下移到了商業的地段，其他又起了如宿場町湊町金山町。此等城市町中，地方農民，棄其業而來移住者，頗稱不少。都市之膨脹，誠爲當時一可注意之現象也。

江戶時代，各地都市之勃起，雖已明瞭，但其中最重者爲江戶京大阪之三都，是亦不可不知。

江戶爲政治之中心地，工百諸侯因參觀當代之制度，往復於江戶，置其妻子於江戶，故方四里之地，諸侯之邸第充溢，且極其殷盛。城中人與農民之來此處而營都會的生活者，

亦與年日增。然在江戶出產之重要物產，則竟一無可得。一切都由他處輸入，才得消費。金融機關，交通等在江下雖也非常發達，但江戶之特徵，則在其爲消費經濟的中心地。江戶從經濟上看來，非生產地，也非商業地，蓋完全是一消費地。並且江戶亦不能謂爲當時日本之精神的物質的文明之唯一中心。江戶之外，蓋有京與大阪，另成上述文明之中心地。畿內及其附近如中國、四國、九州、當然也屬於京阪文明之區，收受其影響感化；北陸道之大部分也然。

京（卽京都）乃平安京以來之王城，爲以山爲背之國。惟有

南部有淀川貫流外，此外則三面皆山。往復於伏見大阪間的三十石船，（亦稱過書船）作京都之交通外，在當時尚未可以之爲交通等之地。武家政治未起時，雖爲全國之首府，文化經濟之中心，但鎌倉以後，早已非昔比。內國商業之中心亦從此不能恢復。蓋京都都無特產物，不過其爲帝都文化之中心，美術工藝品都集中於此，因屢有獎勵保護之者，故國內名手巨擘，遂也都集於此間。故其一般民俗，精於手工業；自織物以下，染物、刺繡、漆器、磁器、銅器、雕刻等美術，都極發達。國內無見其比。是以在經濟上京都之特徵，在

其爲工藝品生產地。其他在宗教、學問、藝術上也佔有特殊之地位。

江戶爲新開之地，亦爲政治之中心地，又爲武士的特權階級的束縛很利害之地。反之，大阪乃豐臣氏以來物資集散之一大中心地，金力生活之地，爲城裏人之都市，自由之空氣高而且濃厚，與江戶完全異其趨。大阪因其天然之地位，歷史上之關係，富豪之叢居，故自四國中國北國之諸藩以下，關東東北之諸侯，及寺社武士等都在此地設倉庫，輸送米穀及其他國產，來賣與商人。於是在堂島之米市金融機關亦加

整飭，藉愛垣迴船及樽迫船，與江戶有連絡交通之便，商業之盛一年一年盛大，從而市民勢力，也越增大了。當時大阪爲天下之仰給所，實爲日本經濟上之中心地，有全國之富七分在大阪之評。

明治維新以後，因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之一大變化，同時都市也大受其影響。在德川時代既已成爲都市而繁興了的地方，在維新以後，有仍維持一向之繁昌，有更加發展者。反之，亦有在德川時代盛極之都市，到了維新以後，便衰落了，如桑名本佔東海道樞要之地區，但維新以後，東海道綫既築

，遂失其爲交通要道之地位，僅作爲自木曾川流下之材木之集散市場，而保其面目。又在德川時代爲寒村僻地者，維新後，因交通及商工業之發達，始成爲繁昌之地者，亦有之。尤以如橫濱、神戶因對外貿易之關係，得遂其非常發展。佐世、保、吳、橫須賀則成軍事的都市。若松、枝光、八幡則爲工業的都市。凡此均前所未曾有之例也。

【日本政黨小史】

目次

政黨的搖籃·····	一
政黨的萌芽·····	四
政黨的出顯及其頓挫·····	六
政黨的復興——·····	九
兩大政黨的離合與民黨吏黨之爭·····	一一
政黨的完成·····	一六
立憲政友會·····	二一

立憲國民黨	二七
立憲同志會	二九
憲政會	三二
革新俱樂部	三六
特殊階級的政黨	四〇
民衆政黨的運動	五三
民衆政黨之組織	五八

日本政黨小史

政黨的
搖籃

日本政黨史的編纂，當從明治維新時代自由民權論的輸入開始。日本國家，固然標榜「萬機公論」的大義，容納「三權分立」之制；然而日本國民，依着自由民權論而得着自覺，却是政黨開始的主要原因。

創立慶應義塾，而鼓吹英國實利主義的福澤諭吉，對於這種思想的普及，有大功績；所以福澤門下的一團，可作日本政黨的先驅。對於此派而起的，有幕府派的一團。義塾派以

英國實利主義爲根據，高唱民權的應當尊重。對於此派而絕叫德國國權主義的，却有加藤弘之等人。此二派的對立，很有興味；前一派中，多是根據地方分權，而雄飛於經濟社會之士，後一派中，多是迎合明治政府的統一主義，爲官吏而出仕之人。所以前者被稱爲私學派，後者被稱爲官學派。

日人在新時代中，雖然有許多人，高唱自由民權主義；但是心醉那種主義的人，却限於藩士的階級；最重要的一般農商階級，對於那種主義，並不關心。

日本的結社，以明六社爲始。明六社起於明治六年七月。

最有趣味的，是官學派的加藤弘之，和私學派的福澤諭吉，却作了共組此社之人。此社的事業，是發行雜誌而傳自由主義的真髓，鼓吹自治的精神，高唱社會制度的改革。

當時日本的民間，有漢學派和歐學派的對立；政府部內，有急進派和保守派對立。在急進論者中間，包容西鄉隆盛等的征韓論者；在漸進論者方面，又有大隈重信等的反征韓論者。前者被稱爲武斷派，欲以維持改革的餘勢，宣揚國威；後者被稱爲文治派，顧着世界的大勢，而先致力於內治。此二派的對立，大有注目的價值；後來民權擴張論的急先鋒，

大概全是當時的積極論者。他們的主張，確是急進主義政黨的原動力。征韓論破壞之後，積極論者的頭目，連袂下野；積極，消極二派的對立，一變而爲官民的對立；於是日本政黨的舞臺，乃演出許多新劇。

政黨的
萌芽

征韓論破，積極派下野；日本政府中，只留着消極派的一團；既無掣肘之人，自然爲所欲爲；於是輿論沸騰，在野的積極派，大施其民權運動。民權運動的第一人，是板垣退助；他先設立幸福安全社，作同志的俱樂部；後於明治七年，組織愛國公黨，向政府建言，請設立

民選議院。此黨成立後，因為時局的關係，板垣又組成立志社，和愛國社，作開設議會的運動。

政府雖然却下愛國社的開設國會請願書；但是，人民方面，更組織鞏固的團體，而有自由黨的出現。自由黨於明治十三年間，由板垣等人組成，公推後藤象二郎為首領。關於開設國會的運動，更加激烈。於是政府方面，也進行制定憲法之議，日皇遂於十四年十月十二日，發出「以明治二十三年為期，召集議員開設國會」之詔。

當時，日本的政府部內，因為開設國會的事情，大隈重信

和伊藤博文，發生暗鬥。大隈因此掛冠，土佐，肥前二派，完全下野；政府中間，只剩下薩長一派

政黨的出顯
及其頓挫

自由黨的組織，本以國會期成同盟會爲主；定期開設國會之詔既下，同盟會已無存續之必要。於是明治十四年十月間，自由黨改造，公推板垣爲議長，規定盟約和黨則。同時，日本各地，也現出許多自由黨。

自由黨的結黨，很能喚起世人注意；於是同年十月間，右澤滋等，創成立憲政黨。十五年三月間，愛國社中的九州派

，組織九州改進黨。同時，在野的大隈，組成立憲改進黨。東京日日新聞社長，福地源一郎等，又依着政府的援助，造成立憲帝政黨。

右述的自由黨，改進黨，帝政黨，爲當時的三大政黨。後來的政黨史，幾乎全是自由黨，和改進黨的拮抗史，和消長史。三政黨的主義綱領，大概是；自由黨以法國爲範，改進黨私淑英國，帝政黨取法德國。因而自由黨堅執自由平等主義，唱急進之說，主張議會一院制度，普通選舉制。改進黨以漸進主義，而主張二院制。帝政黨是純然擁護政府的政黨

，所以反對自由、改進二黨的自治制，而固執政府干涉主義。
帝政黨依着政府的援助，雖然暫時隆盛；然而到了後來，非但不能牽制自由、改進二黨，並且失却政府信用；於是在明治十六年九月間，宣布解黨。

有許多自由黨員，躁急詭激，不從板垣的勸戒，發出過激的言動，或觸刑辟，或被世人指摘；以致自由黨維持困難，遂於十七年十月間解黨。

自由黨潰，帝政派滅，日本國民，很少政治的興味；改進

黨也很倦怠，遂於同年十二月間，發生解黨之議，大隈和黨的頭腦，接踵而去。

政黨的
復興

自由帝政解黨，改進黨分裂之後，政治的集會，幾乎一時斷絕；直到明治十九年，才入復興時代。舊自由黨，和改進黨殘留組，勢力很薄，到底不能應用於開設國會之事，於是後藤新平，組織「大同團結」；欲合諸政黨之力，而反對政府的「條約改正」，倒壞薩長內閣。明治二十一年十月間，各黨在關東、大阪等處開懇親會後，大同團結的氣運，漲於全國。

大隈外相入閣以來，舉全力於「條約改正」；然而大同派罵之爲賣國案。於是自由，保守，互相提攜，改進黨孤立，而大同團結發生破綻。後藤入閣，黨員發生暗潮，大同派內部又有動搖。於是板垣於明治二十三年五月間，召集同志，開愛國公黨組織大會。同月十四日，由於三派之融和委員，而現出庚寅俱樂部，同年八月間，由於進步主義者之主唱，三派完全解散，而創立立憲自由黨。板垣的素志，既已貫徹；於是與藩閥政府，相見於初期帝國議會。

日本第一回的總選舉，可稱爲政黨的，不過是自由黨，和

改進黨；前者有彌生俱樂部，後者有議員集會所。反抗之派，却是在國民自由黨名稱之下的一黨。三百定員中，屬於政黨的，只有政府黨五名，在野黨百七十一名；其餘百二十四名，全無所屬；此全無所屬的議員，又組成大成會。

兩大政黨的離合
與民黨吏黨之爭

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間，開一回議會；衆議院的分野是：民黨（所謂硬派）

，一七一人，吏黨（所謂軟派），一二九人。第一議會閉會之後，日本政黨，有許多的結束、和分解作用。立憲自由黨，公推板垣爲總理，改稱自由黨。大成會中的國權黨，和官

僚分子，組織協同俱樂部。無所屬的一部議員，組織獨立俱樂部。大成會中的硬派，又和自由黨的一部，合組巴俱樂部。

第一回議會，對於政府的預算案，削減六百五十萬元，宛然表明不信任政府；於是山縣有朋首相辭職，松方正義組閣。

明治二十四年一月間，開第二回議會。在開會之前，政府和野黨，關於「行政整理」的意見，已經鑿柄；所以會議的時候，發生很大的衝突。衝突的結果，議會被政府解散；於

是二十五年二月間，有第二回總選舉。選舉的結果是：

彌生俱樂部（自由黨）九四人

議員集會所（改進黨）三八人

中央俱樂部 九五入

獨立俱樂部 三一人

近畿俱樂部 四二人

松方內閣，干涉選舉，實是日本憲政史上的污點；所以同年五月間，開第三回議會時，松方受着兩院彈劾，內閣瓦解。伊藤博文的超然內閣，繼續成立。

同年十一月間，開第四回議會。那時的困難問題，是「預算」和「條約改正」。因為這兩種問題，國民協會，和日本協會，互相提攜，共同攻擊政府，改進黨也作他們的後援。自由黨却以和衷協同的態度，接近政府；但又不得作政府的與黨，於是變成孤立。

二十六年十一月間，開第五回議會。本會的最大問題是：彈劾星亨議長的事情。因為這個問題，各黨大起衝突，議會再被解散。

二十七年三月間，行第三回總選舉。選舉的結果是：自由

黨一二〇人，改進黨六〇人，國民政社三五人，同志社二四人，同盟政社一八人，政務調查會五人，舊大日本協會八人，無所屬三〇人。無所屬中的五人，又組織中立俱樂部。

同年五月間，開第六回議會。衆議院首先議決，「政府對於前議會的措置的不當」，提出彈劾案。到了結果，又被解散。

同年九月間，行第四回總選舉。選舉的結果是：自由黨一五人，改進黨四七人，革新黨四〇人，國民協會三五人，財政革新會四人，中國進步黨四人，無所屬五五人。此時正

在清日戰爭中，日人的目光，全注在戰事上；所以從第七回議會開會起，直到第八回議會閉會爲止，民黨和政府，並無衝突的事情。

政黨的
完成

從前的時候，政黨欲制薩長藩閥的專制，攻擊之不少假借。薩長藩閥忌政黨如蛇蝎，待之如亂臣賊子。因而一方堅薩長之聯盟，以乘政黨之隙；一方聯合第三黨而與之對抗。但是明治二十八年間，伊藤因星亨等人的介紹，而和自由黨相通。於是開第九回議會時，關於「遼東還附」問題，自由黨，和國民協會，互相提攜，立於擁護

政府的地位。

伊藤於第九回議會時，雖然依着自由黨的援助，打破民黨方面，關於「遼東還附」的彈劾案；但是，議會閉會後，關於編造戰後經營的預算，却遇着困難，不得不捧出辭表。松方、大隈入閣，而薩、肥聯立內閣成立。

二十九年三月間，立憲改進黨，立憲革新黨，中國進步黨，帝國財政革進會，和大手俱樂部，共組一進步黨，以與自由黨對抗，而大隈隱然指導之。

松方組閣，爲日尙淺，一概蹈襲前內閣的計劃；自由黨對

於現內閣，既無異論，進步黨又爲政府的與黨。普通的人，全有第十議會平穩通過的預期；但是，自由黨和松方內閣是正面之敵。並且松隈內閣，又生破綻；於是大隈辭職，而進步黨先和政府絕交。

三十年十二月間，開第十一回議會。開議會之前，各政黨已經決定「對於現內閣不信任案」；所以開會的時候，因爲提出「不信任案」，而被解散。松隈內閣，因此瓦解。第三次伊藤內閣，又在日本出現。

三十一年三月間，行第五回總選舉。選舉的結果是：自由

黨九十八人，進步黨九十一人，國民協會二十六人，山下俱樂部四十八人，同志俱樂部十四人，無所屬二十三人。

自由黨因爲不甘政府的頤使，而和政府分袂，進步黨又是政府的大敵；於是開第十一議會時，因爲『列國的對清利權要求問題』，民黨和政府大起衝突，而議會被政府解散。議會被解散後，自由，改進二黨併合，而憲政黨出顯。

伊藤欲自組政黨，以與憲政黨決戰；然而政府部內，山縣等派，又對於此事，大作猛烈的妨害運動。於是伊藤內閣辭職，而隈板內閣成立。

三十一年八月間，行第六回總選舉。全議席三百人中，憲政黨竟有二百四十三名，可謂空前的大勝利；但是，在開第十二回議會時，政府發生內訌，憲政黨分裂。隈，板內閣瓦解，而第二次山縣內閣出現。

山縣內閣，以高官爲餌，誘致黨員，和憲政黨互相提攜；於是第十三、十四議會，得以平穩通過。後來，山縣首相閉鎖與黨的獵官運動的門戶，謝絕憲政黨的入閣；於是開第十五議會時，民黨和政府，不免爭執，而山縣首相發生辭職之意。但是，因爲中國義和團匪事件，而山縣的辭職，暫時延

期。

三十三年八月間，伊藤，和大隈攜手，大隈，星亨等，獻憲政黨於伊藤；憲政黨因此解黨，伊藤藉之而創立立憲政友會。

立憲政友會

山縣內閣，因團匪事件而暫延壽命，及至團匪事件既已平定，伊藤的政友會又組織成功；山縣仍舊辭職，而第四次伊藤內閣成立。

三十三年十二月間，開第十五回議會。當時的形勢如下：

〔政府側〕 政友會 一五六人

〔反對側〕 憲政本黨 一〇三

帝國黨 一四

合計

一二七

〔中立〕

二七

伊藤既因組黨而佔優勢，於是斷然施行「整理財政」的計劃，提出「增稅的議案」。在衆議院中，當然通過；但是，在貴族院中，却有波瀾。第十五議會，雖然僅得無事；但是，因爲三十五年度的財政計劃，發生衝突；伊藤內閣，又不免瓦解，而第一次桂內閣出現。

桂太郎既以少壯官僚者組織內閣，和政黨沒有交涉；所以

第十六回議會中的硬派，決議反對「預算案」；但是，政府依着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侯等人的調停，終得使該案在議會中通過。第十六回議會，也得無事閉會。

三十五年二月間，議員任期已滿，政府又舉行總選舉。選舉的結果是：政友會一九一人，憲政本黨九三人，帝國黨一七人，壬寅會二八人，同志俱樂部一三人，無所屬三四人。

桂內閣成立之初，以八方美人主義，操縱各派，雖然成功；但是，因為北清事變，在第十七回議會中，提出「海軍擴張案」，「地租增徵案」等於衆議院，全被否決。疏通無效

，只得解散議會。

三十六年三月間，行第八回總選舉。結果是：政友會一九三人，憲政會九一人，帝國黨一八人，其他七四人。政府對於此次選舉，雖然加以干涉；但是，選舉的結果，反對黨依然占大多數；再度解散，又爲國情所不許；於是桂首相泣請山縣、伊藤等疏通政友會；並且撤回前案，改提「財源案」於議會。第十八議會，才得無事閉會。

政友會雖然聽了伊藤的指揮，暫時和政府妥協；但是，後來有許多，又不滿意伊藤的專斷。所以第十九回議會，因

爲「河野議長彈劾上奏問題」，而被解散。

三十七年三月間，行第九回總選舉。此時，俄、日已經戰爭，所以日政府雖然干涉選舉，日本人民却不關心。選舉的結果是政友會一三四人，憲政本黨一〇四人，自由黨二二人，帝國黨一九人，中立者一〇〇人。第二十一回議會，正在俄、日大戰的時候，日人一致援助現政府，所以本議會安然通過。

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間，清日條約締結成立，桂內閣的事業，告一段落；於是總辭職。西園寺公望第一次組織內閣。

本內閣又爲第二次政友會內閣。

俄、日戰後，最初的議會，是第二十二回議會。本議會中，兩院通過「鐵道國有法案」，加藤外務大臣，因此辭職。第二十三四五議會時，政友會曾反對政府，內閣發生破綻；雖然暫得小康，但是近於末路。

四十一年五月間，議員滿期，行第十回總選舉。結果是：

政友會一八七人，憲政本黨七〇人，大同俱樂部二九人，猶與會二九人，無所屬六四人。此次選舉，政友會的議席，比前更多；所以二月之後，西園寺內閣總辭職，第二次桂內閣

出現。

立憲國
民黨

西園寺內閣倒，桂內閣代之；政友會的膨漲，無所底止，於第二十六回議會中，竟達到二百四名；於是大同俱樂部，戊申俱樂部，憲政本黨，無名會，新會，和無所屬的一部，集合百四十二名的非政友議員，組織立憲國民黨以抵抗政友會。第二十七回議會中，國民黨首先提出「問責案」，使桂內閣的前途，非常黑暗。桂內閣雖然靠着西園寺的介紹，和政友會提攜；使二十七回議會，無事閉會；但是，桂太郎因為拋却超然主義，所以捧呈辭表，而

第二次西寺內閣，又和第二十八回議會相見。西園寺執緊縮主義，編成「預算案」，國民黨雖然反對；但是，政友會在衆議院中占大多數；所以那種「預算案」，仍得通過。

四十五年五月間，衆議院議員期滿，行第十一回總選舉。結果是：政友會二一人，國民黨九五五人，中央俱樂部三一人，無所屬四四人。政友會的勢力，雖然更大；第二十九回議會，雖然通過；但是，明治日皇崩後，因爲西園寺首相反對陸軍省的「增設二師團案」，上原陸相辭職，西園寺也引責下野，而第三次桂內閣繼之。

立憲同

志會

桂太郎組閣，爲世人所不喜。因此政友會，國民黨，無所屬團，及新聞記者團，以尾崎行雄，和犬養毅爲中心，而組織「擁護憲政會」，預備反對桂內閣。大正元年十二月間，開第三十回議會。桂太郎見議會形勢不佳，於是另一方面命議會停會，一方面運動國民黨內的非合同派，組織立憲同志會。

桂太郎樹立新黨的計劃發表之後，反對黨的擁護憲政，和討閣運動，更加熾烈，發生全國暴動；於是桂內閣總辭職，而山本權兵衛第一次組閣。

在第三十一回議會時，因為「海軍補充費案」，以致全國忿怒，輿論沸騰；山本內閣，雖然有多數政友會議員的援助；但是，議會終了之後，山本不得不辭職而去。山本內閣既倒，清浦奎吾的內閣流產，而大隈第二次組閣。

三年六月間，曾因昭憲皇后大喪費的協贊，開第三十二回（臨時）議會；又因世界戰開幕，日德交戰，「海軍軍事費的追加」事件，開第三十三回（臨時）議會。雖然有多少波瀾；但是，仍舊通過。第三十四回議會，不過是軍事議會，別無可記之事。

從前西園寺因爲反對「增設二個師團的事件」而辭職，現在大隈重信，却提出「增設二師團的議案」於第三十五議會。但是，——這個議案，被政友會的議員否決。政府和議會衝突，因此解散議會。

四年三月間，行第十二回總選舉。結果是：同志會一五〇人，政友會一〇四人，國民黨二七人，中正會三五人，無所屬六五人。看了這種結果，可見政友會大遭打擊，大隈內閣基礎鞏固。於是大隈趾高氣揚，乘着歐戰的機會，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條件。後來雖然因爲——鑑於中外非難，保留最

初要求中的第五項；但是，在中、日的關係上，留着一個癰腫，直到現今。

四年五月間，開第三十六（臨時）議會。同志會議員居大多數，政府頗占優勢，於是通過「增設一個師團的議案」。直到閉會，政府安然無事。政友會雖然失敗；但是，依着搜索的結果，發見大浦內相的收賄事件。大隈雖然暫時留任；但是，政友會又於第三十七回議會時，運動貴族院，不通過大隈提出的「預算案」。大隈只得辭職，而寺內正毅組閣。

憲政會

第三十七回議會之後，同志會又合同中正會，

交友俱樂部，共組憲政會。這個憲政會，實是同志會的擴大。

寺內組織超然的內閣，到底在議會中，不免波瀾；所以開第三十八回議會時，國民黨先起反對藩閥的運動，後又連合憲政會，提出「不信任案」，議會因此解散。

六年四月間，行第十四回總選舉。結果是：政友會一六五人，憲政會一二一人，國民黨三五人，無所屬六〇人。

同年二月間，美國已經對德宣戰。到了此時，歐戰更形擴大。寺內內閣，借着「臨時外交調查會」的設置，聯絡各黨

，大見奇效；於是第三十九，和四十回議會，完全安然通過。歐戰告終，對外問題告一段落；寺內因病勇退，而政友會總裁原敬組閣。

在日本初開議會時，已有人唱道「普選運動」。這種運動，在第十六回議會中，初次現出，便被打消。第四十回議會，又有回復之勢。四十一回議會中，雖然沒有普選的議案；但是各黨之間，却有這種爭議。到了大正八年十二月間，開第四十二回議會時，國民黨首先提出「普選議案」，憲政會繼起，全國人民，舉行「促進普選大會」以應之。普選運動

，雖然激烈；但是議會忽被政府的解散。

九年五月，行第十四回總選舉。結果是：政友會二八一人，憲政會一〇八人，國民黨二九人，無所屬四六人。原內閣雖然靠着政友會的優勢，通過四十三、四回議會；但是，原敬忽被一十九歲的青年中岡良一所刺死，而政友會中的高橋是清組閣。

第四十五議會中，政友會雖然戰勝非政友派，而否決普選議案；但是，高橋是清缺乏威望，不能統一內部，內閣因內訌而總辭職。加藤友繼之組閣

革新俱樂部

日本在第四十四回議會時，已經有無所屬的議員十二人，組織俱樂部。大正十一年三月間，又聯合國民黨，和憲政會的脫黨組，組成革新俱樂部。在四十六回議會中，憲政會，和革新俱樂部，共起「擁護憲政」的運動。政府靠着政友會的援助，得以安然無事。

加藤首相薨，山本第二次組閣。四十七回議會，削除「帝都復興費」一億二千九百萬元，已經暴露政府的無力。開第四十八回議會時，忽然發生「對於攝政宮不敬事件」。山本首相引責辭職，清浦奎吾組閣。

因爲清浦內閣出現，政友會分裂，而政友本黨又出現。開第四十八回議會時，政府雖有政友本黨援助；但是政友會，憲政會，革新俱樂部等；三個護憲派，共同發起「擁護憲政」的大民衆運動，以致政府不得不解散議會。

十三年五月間，行第十五回總選舉。結果如下：

護憲派	憲政會	一五四
	政友會	一〇一
	革新俱樂部	二九
合計		二八四

政府側 政友本黨 一一四

中立 中正俱樂部 四二

實業同志會 八

無所屬 一六

合計 六六

綜觀上表，可見護憲派更占優勢；政府的與黨政友本會，反而落於第二黨的地位；於是清浦內閣總辭職，而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組閣。

第四十九回議會時，三護憲派，對於政府提出的「奢侈品

關稅增加案」，因為議論不合，幾乎分裂；幸有革新俱樂部，斡旋其間，才得無事。第五十回議會中，「普選法」成立，並且貴族院令，也被改正；可為日本憲政史上，永遠的記念。

本來靠着三派的提攜，才在五十回議會中，造出永遠的記念；但是，開會之後，革新俱樂部却又分裂。革新俱樂部，中正俱樂部的殘留組，又和無所屬的議員，組織新正俱樂部。三護憲派，既不協調，護憲內閣，也因此瓦解。三派的護憲內閣，既已分裂；憲政會的單獨內閣，開始把持政權。開

第五十一回議會之後，憲政會，和政友本黨，的一部分議員互相提攜，而成立同交會。同交會因爲維持黨勢起見，又合同於政友會。大正十五年一月間，加藤首相薨，憲政會聯合代議士會的若槻禮次郎，繼續組閣。除首相兼任內務大臣之外，其餘閣員，仍舊留任。昭和二年四月間若槻內閣因爲『救濟台灣銀行的緊急敕令案』，和貴族院發生衝突，因而瓦解。政友會的武人總裁帝國主義的軍閥，田中義一惡魔，繼起組閣。

特殊階級的政黨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所有把持政

權的政黨，多是以特殊階級爲根柢；對於弱小民族，固然採取侵略主義；但是，因爲各政黨的主張不同，而對內對外的政策，也就大有差異。若槻內閣，是主張不干涉中國內政之態度的；但是，現在的田中內閣，却採取積極干涉政策；出兵山東，阻礙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增兵華北，延長奉魯軍閥的殘喘；開東方會議，大連會議，密謀掠奪中國的東三省和蒙古等，固然是田中義一的狠心毒手；但是，田中義一的這種政策，却從以特殊階級爲根柢的立憲政友會發生。所以我們要研究日本內閣的對華手段，必須先研究日本各種政

黨的出身，——黨綱背景政策。現在分記如下：

(甲)政黨之出身

根據西紀一九二四年，總選舉的結果，衆議院議員的職業別之人數分配，可見各政黨人物的出身，大略如下：

企業家及金融資本 一九九名

地主（多兼金融資本家） 四七名

官 僚 六五名

軍 閥 六名

商業資本家 八名

律師醫師及府縣市議員

一二〇名

中產者公司銀行員教育家

二〇名

計

四六五名

看了上表，可見企業家，金融資本家，和地主，官僚，軍閥出身的議員，達三百十七名，佔總數三分之二。又據同年總選舉的結果，各政黨所屬議員的職業別之百分比例，大概如下：

企業及金融資本家	四二%	政友會	四二%	政友本黨	四二%	中立	四二%	革新俱樂部	三三%	實業同志會	一〇〇%
----------	-----	-----	-----	------	-----	----	-----	-------	-----	-------	------

律師醫師	二六%	二八%	二五%	一五%	四四%
府縣市議員					
官僚	一〇%	一五%	一九%	一九%	六·五%
軍閥	〇·七%	一%	二%	二%	
商業資本家	一·三%	三%	二%	一·五%	
中產者公司					
銀行員教育家	四%	五%		二二%	九%
農村地主(多 兼金融資本家)	一六%	七%	二%	一·五%	六·五%
計	100%	100%	100%	100%	100%

看了右表，可知那幾種政黨中的人物，全是企業家，金融資本家，和地主階級出身的議員佔大多數；（附庸資本家階

級的公司銀行員和官僚也在其內），可說是不論那一個政黨，全是代表日本特殊階級的利益的政黨。

(乙) 政黨的綱領

(子) 立憲政友會 (綱領)

我們同志相謀，組織了立憲政友會，是以忠誠供奉皇室，對於國家盡臣民的分義為趣旨其要領如下：

一 我們同志須恪守憲法，循由它的條章，使統治權完全施用，以期興舉國家的要務，保全各自的權利和自由。

五 我們同志認定適應中外的形勢，充實國防為必要；希

望常和國力的發達相伴並行，以完盡國權國利的防護。

六 我們同志須振興教育，陶冶國民的品性，發達公私各個人對於國家的負擔能夠盡責的懿德良能。

七 我們同志須獎勵農商百工，振興航海貿易，增進交通的便利，以期國家在經濟上生存的基礎鞏固。

八 我們同志須努力實現地方自治團體的隣佑相團結，以完成其在社會上經濟上的協同。

(二，三，四，九各條略)

(丑)立憲民政黨 (政綱)

一 把國民的總意在帝國議會反映，澈底實現在天皇統治之下的中心政治。

二 調整國家，以旺盛生產，使分配歸於公正，芟除社會不安的禍根。

三 在國交上，貫徹國際正義，擴充人種平等，資源公開的原則。

四 陶冶品性，啓導獨創自發的個性，均等學習的機會，進而期教育的實際化。

五 (略)

(寅)新政俱樂部(聲明書)

依據衆議院多年的慣例，中正俱樂部，革新俱樂部，和其他無所屬的有志議員，爲完盡其職責起見，互相謀議的結果，除將各自所屬的母體依然存置外，另組織一個交涉團體。

(後略)

(卯)實業同志會(綱領)

- 一 促起國民的自覺，期確立純正的立憲政治。
- 二 排斥無視公衆利益的國家的保護，和想要得到這種的請託和運動；期振肅綱紀。

三 (略)

四 振興產業，期鞏固國家的基礎。

五 整理財政行政，期輕減國民的負擔。

六 實行適切的社會政策，期人心的安定。

(丙) 政黨之背景

(子) 立憲政友會

政友會由伊藤博文組成，伊藤是和漢奸李鴻章締結中日馬關條約，強迫中國賠款二萬萬兩，割奪中國台灣併吞朝鮮的大侵略家。自從該會成立之後，就有伊藤、桂、西園寺、山

本、寺內、原、高橋、加藤、田中等各種內閣出現；時常把持政權，勾結財閥；只想發展黨的勢力，擴充帝國主義的魔力，並不顧到日本的民衆生活，所以時常惹起民衆的反感。

西紀一九二五年四月，軍閥出身的田中義一，作了政友會總裁。一九二七年四月，憲政會的若槻內閣，關於「救濟台灣銀行的緊急救令案」，和貴族院發生衝突，因而瓦解。政友會的武人總裁，田中惡魔，就繼起而組閣。

政友會對於政治經濟的根本政策，可分二種：對內是以農業資本爲基礎，實行地方分權，並且含有商業資本的性質；

對外是帶着顯明的侵略的色彩。

(丑)立憲民政黨

西紀一九二七年六月間，憲政會和政友本黨，因為若槻內閣總辭職，政友會勢力擴張，所以兩黨合成立憲民政黨。

立憲民政黨本由立在相反地位的兩個有力政黨結合而成。

憲政會的主張，是以金融資本為背景，（農村地主的金融資本也包括在內）；政友本黨的分子，多是官僚，在大體上看來，也可說是屬於資本家。它的指導精神，是以都市為中心，以工業資本為基礎的中央集權思想。

(寅) 新正俱樂部

西紀一八八二年日本的改進黨成立。後來改成立憲國民黨，又改成革新俱樂部。西紀一九二二年，以犬養毅爲首領，組成新正俱樂部。一九二五年五月間，犬養氏又率領大部分的黨員，加入政友會之後，殘留的黨員，與非合同派（反對政友，革新，中正，三黨合同之派）的中正俱樂部，保持友誼關係，而成爲政黨的急進派。該派的人物，多是地主和官僚，對於議會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

(卯) 實業同志會

西紀一九二三年四月，實業同志會成立。首領是日本實業界健將武藤山治，黨員多是金融兼產業的資本家，和小商人等小資產階級。它主張實業家政治自主，不依賴別的政黨；須自入議會，擁護商工業者的利益；尤其是，努力廢除不法惡稅。現在該派的勢力很微，還不能使日本政界受着影響。

民衆政黨
的運動

日本的政治和議會，向來是受藩閥軍閥財閥等特殊階級指揮的。和特殊階級立在利害衝突關係的民衆，自然不免常受壓迫。尤其是，近年的日本，取締新思想的法令更加嚴峻，無產階級的煩悶痛苦愈甚，復仇

的決心也愈堅。因爲日本的政治組織較爲堅固，抵抗和革命的直接行動不易發現；所以無產階級只得從革命的運動，變爲政治的運動。

英國工黨，積三十年的奮鬥，竟能於西紀一九二二年春間組閣。雖然沒有維持長久，但是確能使世界上的無產階級，受着很大的刺戟。日本的無產階級，受着這種影響；所以費邊社，和政治研究會，也就繼續成立。

普通選舉，是無產政黨的要素。大正十二年，山本內閣，曾經聲明將要提出「普選案」於議會，日本的勞動總同盟，

遂於同年十一月，設立「議會對策委員會」，發出對於普選的聲明書。十三年六月間，又組織政治研究會。十四年十二月間，「普選案」在議會通過之後，新獲得選舉權的民衆，突然添出九百萬；於是日本民衆政黨的運動，更加猛烈。

日本農民組合，實爲日本最初準備組織無產政黨的團體。

大正十三年七月，該團體已經設立「無產政黨準備委員會」，進行「組織政黨的計劃」。同時，由知識階級所發起的政治研究會，也要糾合無產階級團體，作組織無產政黨的運動。十四年六月間，日本農民組合，對於各勞動團體，正式提

出政黨組織的商榷書。同年七月間，該組合得到各團體大半數贊成的回答；於是準備大會的計劃，乃得成功。

同年八月十日，在大阪開第一次準備大會；參加的大團體，先有十六個；新參加的小團體，又有五十五個。第一次大會所議決的，只是大體的事情；至於一切綱領和組織，則議決由調查委員會兩次制定審查，再提出於第二次準備大會，正式決定。並且議決於同年十二月一日，在東京地方，舉行第二次大會；預擬在第二次大會的當日，立即舉行結黨式。但是，在第二次開會的前一晚上，忽然政府以爲和「治安法」

有關，由內務部出示禁止；於是正式結黨的事情，只得暫時停止。

該黨雖被政府解散；但是，日本農民組合的中央委員會，於同年十二月二日，就發出聲明書，預備再起。後來，一方面由該會的小委員會，山上委員長，日夜奔波，和總同盟，聯合，組合等，屢次開懇談會，推出高野岩三郎等爲創立委員。又一方面，由穩健分子，高唱漸進主義，以緩和政府的壓迫，和反對者的議論。才得着勞動同盟的諒解，和政府的開放，大正十五年三月五日，舉行以二十萬人爲背景的勞動

農民黨的結黨式。

該黨舉行結黨式地點，在大阪西區土佐堀青年會館。官業勞動的代表，川村安太郎主席，宣布開幕詞，並且通過宣言、綱領、規約、和職員的選任法。又由委員會推定杉山元治郎（農民）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長，各團體選出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同月六日，又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書。於是勞動農民黨成立，而各種民衆的政黨，也相繼而起。

民衆政黨
之組織

日本的民衆政黨，以勞動農民黨為始。該黨成立時，第一個中央執行委員長是杉山元治郎

氏。其後，杉山氏和該黨脫離關係，該黨遂推出大山都夫氏爲中央執行委員長。到了後來，黨中的左翼分子，又反對創立以來的方針，排除左派分子，主張門戶開放，大起激烈運動。日本農民協會，也附和着叫喚「門戶開放」，於是西紀一九二六年十月間，在該協會的中央委員擴大會議，議決對黨要求門戶開放了。勞動農民黨，近畿地方協議會，（以京都方面左派分子爲中心）提議設立「議會解散請願運動全國協議會」，也在同時對黨要求門戶開放，並且無條件承認既設各支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日本勞動總同盟，看見形勢大變

：乃於同月，議決脫離勞動農民黨。並且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日本司廚同盟，東京市電自治會所屬委員，官業勞動總同盟，日本勞動總同盟所屬委員，同時在勞動農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席上，提出聲明書，共同退席。中央執行委員安部磯雄，和賀川豐彥兩人，也當場辭職，脫離議席。該黨的殘留分子，只有日本農民組合（日本農民協會）日本製陶勞動同盟（後亦脫黨）所屬的委員。從此之後，日本的單一的民衆政黨，就分成左、右、中的幾個政黨了。現在將各個民衆政黨的黨綱、政策、背景等寫在下邊：

(甲)勞動農民黨

(子)綱領

一、依據我國的國情，期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二、用合理的手段，期改革關於土地生產分配的制度；三、打破只代表特權階級的利害的既成政黨，期議會的徹底的改造。

(丑)政策

〔政治〕一、實現徹底的普通選舉；二、改廢抑壓無產階級運動的諸法令；三、撤廢在植民地的差別待遇；四、縮小軍

備和改善兵士的待遇；五、因陣亡、殘廢、或因被徵召而窮的兵士或其家族，國家須實施扶養；六、根本的改革稅，尤其要撤廢日用品的消費稅，賦課高率累進的財產稅；七、確立國民外交；〔經濟〕八、確立團結權，罷業權，團體契約權；九、確立耕作權；十、制定最低賃銀法；十一、禁止幼年和婦女的夜間勞動，坑內勞動和有危險的作業；十二、確立八小時工作制；十三、改正工場法，礦業法，海員法等；〔社會〕十四、撤廢女子在公法上和私法上的差別待遇；十五、禁止女子的人身買賣；十六、撤廢關於女子的教育和職

業的一切限制；十七、制定失業、疾病、災害的保險制度；十八、對於冤罪或不當的拘束，國家須擔任賠償；十九、學童在受義務教育或職業教育的期間中，國家須支辦一切費用；二十、確立居住權。

(寅)背景

現在日本的勞動農民黨，可說是日本民衆政黨中的極左派；該黨的指導精神，大概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該黨的支持團體是：日本農民組合，東京市從業員會，橫濱市電共和會，俸給生活者同盟，東京市電自治會的一部分，日本勞動組

合評議會等，在社會上，頗有相當的勢力。

(乙) 日本農民黨

(子) 綱領

我們以人類的和平幸福爲目標，遵守天地的公道，順應世界的大勢，期建設合理的新社會，而努力左記諸項：

一 實現社會正義：排除特權階級的政治的支配，期實現全勤勞階級共同的理想——社會的正義。

二 振起日本的國本：求智識於世界，振起純真的日本的國本，謀日本民族的繁榮，和日本文化的發達。

三 改革議會政治；依據議會的政策，排除一切不合理不自然的制度，組織合習慣，期建設合理的新日本。

四 確立產業國策；立脚在特異的日本國情的現實之上，謀產業的振興，分配的公平，努力國民生計的安定和向上。

五 樹立農村文化；否定以都會爲中心的不健全的文化，期完成健實的地方的新文化。

(丑) 政策

該黨的政策有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大概和勞動農民黨相同。重要的政策有：改革土地制度；確立產業振興策；

設立關於開發的天然資料的國立調查研究機關；擴充及改善農村金融機關；肥料歸國營；國家須經營保護農業的施設；國庫須增負義務教育費等。

(寅)背景

日本農民黨，是在西紀一九二六年十月間，勞動農民黨分裂的前幾天成立的。該黨的支持團體是：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根據西紀一九二七年的調查，黨員有九萬餘人。該黨的分
子，有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等，可說是日本民衆政黨中的極右派。該黨的要人，有須目快天，平野力三，北沢新

次郎等。

(丙) 社會民衆黨

(子) 綱領

一、我們確信建設以勤勞階級爲本位的政治經濟制度，就是樹立健全的國民生活，所以努力使它實現；二、認定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方法，阻害健全的國民生活，期用合法的手段把它改革；三、排除代表特權階級的既成政黨，和無視社會進化的過程的急進主義。

(丑) 政策

一、實施徹底的普通選舉制。二、改革議院制度。三、改革抑壓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諸法令；廢止治安維持法；改正治安警察法；改正新聞紙法，出版法等。四、改革軍政。五、確立國民外交。六、根本的改革財政和稅制；賦課累進的高率財政稅，所得稅和相續稅；撤廢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稅。七、改革行政機關；改革地方行政；改革衛生行政。八、根本的改革教育制度；實施徹底的普通教育公費制；高等教育機關的民衆化；打破劃一的教育。九、重要產業的社會化。十、改革土地制度。十一、完成勞動立法；確立團結權，罷

業權；制定最低賃銀法；改正工場法，鉄業法，海員法；實施國際勞動條約；制定土工，建築工保護法。十二、完成佃耕立法；確立耕作權；佃耕料（租穀）的合理化，十三、制定俸給生活者保護法。十四、撤廢對於女子的法律的經濟的差別待遇。十五、實施澈底的社會施設；完成保險制度；完成住宅和其他的生活上的設備。

日本勞動總同盟，自從脫離勞動農民黨之後，總同盟的黨員麻生久氏等，要組織不左不右的新政黨，安部磯雄等，要組織右傾的政黨。總同盟內部發生衝突，麻生久等，被開除

會籍，於是該總同盟分爲兩派。安部磯雄等，遂於十二月五日，在東京市組成社會民衆黨。該黨是日本民衆政黨中的右派，該黨的指導精神，大概是國家社會主義。該黨的支持團是：日本勞動總同盟，日本農民組合總同盟，官業勞動總同盟，日本海員組合，海員協會，日本工人俱樂部等；黨員有二十餘萬人，是日本民衆政黨中，最有力量的政黨。

(丁) 日本勞農黨

(子) 綱領

一、依據我國的國情，期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社

會的解放；二、用合法的手段，改革關於土地、生產、分配的不合理的制度；三、代表無產階級的利害，期澈底的改造特權階級所壟斷的議會。

(丑) 政策

分爲政治、財政、經濟、社會四部。政治共有七條：第一、二、三、四、五、六條，和勞動農民黨的第一、二、三、四、五條相同；第四條是：排除學生的軍事教育，青年訓練所等，養成民衆軍國主義的一切政策；第七條是：地方自治權的確立。財政有二條，和勞動農民黨的第六條大概相同。

經濟八條：第二、三、四條，和勞動農民黨的九、十、十二條相同；第一條是：確立團結權，罷業權，第五條是：禁止婦女和滿十六歲以下的少年的夜間勞動，船內勞動，坑內作業，和其他危險的作業，第六條：改正工場法，鉄業法，和關係船員的法規等，並制定土木工程和其他自由勞動的保護法；第七條：改正郵政儲金制度和生產合作制度，確立其他無產階級的金融制度；第八條保護原料生產。社會方面八條：第一、四、七條和勞動農民黨的一五、一七、二〇、條也是相同；特殊的是：撤廢不當的差別待遇，職業介紹制

度的民衆化，確立冤罪和不當拘留的國家賠償及無產者訴訟費的國庫支辦制度，改善教育制度，診療機關的公有化。

(寅)背景

麻生久氏等，既因反對勞動總同盟幹部的右傾化，而被開除會籍，又和不同意日本農民組合的左傾化的三宅正一民等，合成一派；遂於西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組成日本勞動黨。該黨的支持團體是：日本勞動組合同盟，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全日本農民組合，日本密業勞動總同盟，日本司廚同盟等。該黨的主張是：對於左傾，右傾全不贊成，可說是

日本民衆政黨中，不左不右的中央派。

日本的民衆政黨，除了前邊所記的政黨之外，還有勞農民衆黨，關西民衆黨；但是，力量全很薄弱，所以不再詳述。

日本自從開設國會之後，藩閥的勢力，逐漸崩潰，財閥的勢力，却次第發展；於是日本的政權，漸次從封建貴族之手，移到資產階級的掌握之中。資產階級既然處着統治日本帝國的地位，當然要利用帝國主義；對內則壓迫一般中小商工階級，榨取大多數的農工羣衆的脂膏；對外則掠奪弱小國家的財產，藉以發展他們的資本主義。滿清同治六年以來，日

本奪我朝鮮、琉球，割我台灣、澎湖諸島，侵略我東三省內蒙古諸地，強迫我國締結各種不平等條約；又敢二次出兵山東，殺我外交人員，破轟濟南城，慘戮我軍民；開東方會議，干涉張學良的內附，圖謀奪取我國東三省的統治權；固然是日本藩閥、軍閥的作祟，却也多是財閥的陰謀。

日本財閥中間，資產階級內部，因為經濟地位的不同，而有各種派別；並且軍閥、官僚的精神、利害，也不能和財閥一致；所以各種特殊階級的政黨主張，各有不同，未必能長久立在同一戰綫之上。至於日本的民衆的政黨，雖然因為左

傾右傾的意見不同，而分成各種政黨；但是，對於特殊階級的內閣，和國民外交的政策，却能有共同的主張；所以看見田中內閣，對中國取積極行動時，就一方面共同組織「對華不干涉同盟」，發表「反對出兵山東」的宣言；另一方面，又援助中國的革命。日本的特殊階級，因為民衆階級的解放運動日益激烈，自己的統治基礎，逐漸動搖；於是在未曾實施普選以前，產出反動的由中內閣。田中雖然是驕橫一世，但必有而今安在之日；日本的特殊階級，雖然用着鬼蜮的伎倆，苟延統治階級的殘喘；然而被壓迫階級的反抗運動，愈

激愈烈：將來的結果如何，明白人當然可以預料，現在不必多說了。

【日本社會運動史】

目次

一 搖籃時代	一
明治維新與自由思想	一
自由民權之運動與東洋社會黨	四
自由黨之成立與開設國會	一〇
二 發展時代	一三
社會主義思想與初期之勞働運動	一三
勞働運動之成長	一六

社會民主黨的誕生·····	一九
三 活躍時代·····	二二
平民社時代(其一)·····	二二
平民社時代(其二)·····	二三
平民社時代(其三)·····	二九
四 鬥爭時代·····	三三
雌伏時代·····	三三
社會主義之流行與米價風潮·····	三七
勞働運動的勃興·····	四〇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及平民大學……………四三

五 反動時代……………四八

無政府過激派之分裂與共產黨事件……………四八

右傾全盛時代……………五四

思想團體之全滅與勞動團體之政治運動化……………五七

六 分裂時代……………六一

勞働總同盟的分裂……………六二

農民勞働黨……………六五

最左翼之活動……………七三

無產階級政治戰綫之分裂……………七四

鼎足三分時代……………七八

日本社會運動史

一 搖籃時代

明治維新與
自由思想

明治維新，在日本社會上，劃一新期，這個時候，可說是很好的社會革命時代。那時

的日人，對於專制政治，很現出嫌惡的感情。封建制度的倒壞，實是當然的現象。那時的日皇，曾發出「五條御誓文」，

公表新政的方針；那種誓文中間，最可注意的是：「破除舊日陋習」，和「四民平等」。誓文所說的破除舊日陋習，可爲

使平民組織國是會議的建言；所說的四民平等，實是撤廢階級的差別，解放日本國民的奴隸根性。

因為要打破舊日陋習，所以日本國民的心理，對於新的知識，非常喝望。因為那時的先覺者，將西洋文化，輸入介紹到日本，所以歐美的思想，漸漸流進日本的思想界。

介紹西洋思想的第一人，是福澤諭吉。他曾著「西洋事情」等書，輸入美國的物質文明。他的思想，是澈底的功利主義。雖然有獨立自尊主義的特長；但是，並不煽動工商階級的奮發心，毫無何等的社會思想。次于福澤諭吉的，有中村

正直。中村輸入英國的思想，曾著有名的「自助論」，激勵青年的功名心。那種學說，也是主張功利主義。

那時流到日本的思想，除了英、美的功利主義之外，又有德國的國家主義，和法國的自由思想。德國流的學者，有加藤弘之等人，主張國家的不羈，和君主的至上權，而否定平等權。政治家伊藤博文，曾藉着德國學說，防壓民權思想；但是，那種學說，只是藩閥官僚的論理的牙城，却不能造成社會的勢力。

明六社起於明治六年，是當時的文化運動的結社。社中有

森有禮，福澤諭吉，加藤弘之等，崇拜歐美的學者，指導日本的思想界助長心醉西洋的風潮。

法國的自由思想，是反抗特權意識的新武器，在輸到日本的西洋學說之中，確有特異的價值。介紹這種思想的社會思想家，有中江兆民。他曾發行「政理叢談」，繙譯盧梭的「民約論」抄譯「民約譯解」等書，民心靡然向之。從此之後，法國的自由主義，深印在當時有為的青年的胸底。

自由民權之運動
與東洋社會黨

板垣退助，早已感覺代議制度之必要。後藤象二郎，也尊重公議、輿論，而

欲以民衆之力，抑制薩長二藩的勢力。他們遂於明治七年，約集同志，組織愛國公黨。翌年，板垣，後藤，江藤等，提出「民選議院建白書」，發表堂堂的普選論。日本的民權論者，齊起應之，民心次第傾於反政府方面。政府中的要人，大久保甲東，見人心日益險惡，乃於明治八年，會見木戶、板垣於大阪，聲明官民妥協，以防人心的離叛。

大阪會議的結果，木戶和板垣，雖然再立於廟堂；但是，大久保仍舊專制，並公布「新聞條件讒謗律」，以壓迫言論的自由。板垣見自己的意見，不能被政府採用，遂奮然辭職

大阪會議的時候，板垣已經和在野黨，共組愛國社，及至下野，又和片岡健吉等人，組織立志社，鼓吹民權自由之說，促進開設國會的機運；全國的民權論者，皆望其風。

明治十年，「西鄉戰爭」開始。西鄉隆盛是頑守士族主義的頭目，因為反對藩閥而起兵。那種戰爭，却可促進士族的滅亡，和平民的勃興。那時的政府，一方面打倒西鄉，而使多年可怖的士族，完全失墜，又一方面，却造成他日平民參政運動的素因。因為「西鄉戰爭」，一時沈底的民權論，又

很熾盛；反政府的感情，浸到日本全土。板垣欲使中絕的愛國公黨復活，又和河野廣中等，共組新愛國社。社中同志，分赴各地遊說。那時，日政府要人大久保利道，已斃於愛國公黨的壯士之刃。十三年，愛國社開大會，組織新國會期成會，同盟員約十三萬人。同年四月片岡健吉，和河野廣中，被推為總代表而上京，捧呈「開設國會的請願書」於政府，而太政官，和元老院，全拒絕不受。於是民論沸騰，而板垣等預備組織自由黨。西園寺等，發行「東洋自由新聞」，高唱急進思想。中江等建設學塾，以自由民權的學說，傳於弟

子。

大久保被刺之後，日本政府的實權，落於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之黨；因為「北海道官有物拂下問題」，大招朝野的非難。日本全國的人民，幾乎全立於彈劾政府的地位。就是內閣之中，也有大隈重信，獨唱異議；應於民論，舉寡頭政治之弊，而論代議政治之必要。政府被大隈在內部反對，十分狼狽；遂中止「拂下」，並發出「以明治二十三年爲期開設國會」的詔勅。大隈也因此受閣僚的排斥而下野。這時，和大隈共運命的，有矢野文雄等人；他們遂於翌年，共組「改

進黨」。

大隈下野之後，政府變成純粹保守派的牙城，而爲民黨總攻擊之的。暴動之類，起於各地。「借金黨」，「小作黨」等，到處活動，發出無產者之聲，而九州又發生「東洋社會黨」。明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東洋社會黨開第一回大會，到會者數百人；其綱領爲：

第一條 我黨以道德爲言行之標準。

第二條 我黨以平等爲主義。

第三條 我黨以社會公衆之最大福利爲目的。

此黨開會之後，即被政府禁止。

自由黨之成立
與開設國會

明治十四年，自由民權運動，達於最高潮。板垣等見時機已熟，遂於其年秋間，

組織自由黨。公推板垣爲總理，幹部有後藤象二郎等人。其

盟約曰：

- 一、吾黨應圖擴充自由，保全權利，增進幸福，社會改良。
- 二、吾黨應盡力於確立善美之立憲政體。
- 三、吾黨應與共主義、同目的者，一致協合，達到吾等之

目的。

從此之後，日本地方的政社，有如雨後春筍，到處簇生，明治十五年間，大隈等的改進黨發生，民黨的勢力，遂分而爲二。自由黨和改進黨，雖然全是主張自由主義；但是，自由黨以急進的態度，宣傳法國革命的自由思想；改進黨，重英國流的實利主義，常以慎重的態度，發表政治的論議，却專取漸進的政策。改進黨次第擴張勢力於紳士階級，而自由黨全爲貧乏之人。改進黨與三菱結托，而爲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自由黨依然爲貧乏黨，而努力苦鬥。

民權種動，逐漸激烈；政府的專制，也日益苛酷。「集會條例」一出而政治運動被束縛；「新聞紙條例」出而言論的自由被壓迫。開設國會的詔勅，已經發表；自由黨員，一時失却運動的目標，而有許多人，仍爲過激的舉動，發生許多事件。自由黨員，多觸刑網，或被誅戮，或被監禁；以致自由黨不能維持，遂於明治十七年間，宣布解黨。

明治二十年五月間，日政府的有傷國威的「新條約案」，和「憲法草案」，被人洩露；於是攻擊政府的事情，突然發生。後藤等，乘此時機，提倡「大同團結」，各處地方的保

守、漸進、急進等派，有志之士，接踵上京，大起示威運動。保守黨大叫保存國粹，急進黨高唱覆滅專制。井上因此辭職，政府幾被攻倒。日政府一方面，發布「保安條例」，又一方面，聲明：「廿二年發布憲法廿三年實行開設國會」；於是極壯烈的自由民權運動，暫時閉幕。

二 發展時代（自明治廿七八年至卅七八年）

社會主義思想與
初期之勞働運動

伊藤內閣，實行極端歐化政策的時候，在反動方面，有二個思想的潮流。一

個是：根據三宅雪嶺等的「日本人」的保守思想；又一個是

：根據德富蘇峯的「民友社」的基督教主義。最初將社會主義思想，介紹到日本的，就是民友社的機關報「國民之友」。

「國民之友」的第一號，在明治二十年二月間發行。曾登載亨利喬治的社會主義的論文，並報告歐洲社會黨的實況。

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間，實行開設國會。但是，那個結果，却使日本民衆非常失望。照着那種選舉法的規定，得干與政治的日本國民，只有百分之一；而百分之一，不外乎資本家和地主。於是「國民之友」，又登載以「土地之所有者政

權之所有者也」爲題的社說。自由黨的機關報「自由新聞」也現出「普通選舉」，和「土地國有」等文字。

明治二十五年，上野岩太郎，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大井憲太郎的「東洋自由黨」，也在本年發生。「東洋自由黨」，又組成「日本勞働協會」，及「普通選舉期成同盟會」而標榜「勞働問題之解決」。

日本的「勞働組合」，在明治十七年，已經有秀英舍市谷工場的池田植字課長，首先主唱；直到二十二年，才依着業西洋鐵工的小澤兼藏等人的運動，組成「同盟進工會」。他

們的目的是：想將許多職工的積貯金，作為共同資本，設一工場；但是，過不多時，就解散了。

勞働運動

之成長

明治二十七八年，發生清日戰爭。戰爭的結果，使日本的產業界，大煽動企業熱；因為大工場的建設，租稅的增徵，物價的騰貴，驅許多疲弊的青年，集中於都會；貸金勞働者，因此激增。到了三十年，又因資本縮少的結果，工場的閉鎖，貸金低下，而物價仍舊騰貴；使勞働者陷入窮地；勞働運動，次第釀成。三十年四月，高野房太郎等，在東京組織「職工義友會」，發生「設立同

業組合」之運動。本年七月間，他們又和安部磯雄等，組織「勞働組合期成會」。同年十二月一日，期成會員中的鐵工千百八十餘人，互相團結，又組織「鐵工組合」；片山潛的「勞働世界」，也在此日發生新聲。這個「勞働世界」，是日本最初的勞働雜誌。

這個「勞働組合期成會」，預備在三十一年四月間，開「大運動會」；但是，在開會之前，已經受着禁止命令，而不能實行。

「期成會」以東京爲中心，繼續活動；遂於三十二年六月

間，依着大井憲太郎的運動，在大阪發生「大日本勞働協會」。該協會以「大阪週報」爲機關雜誌，一時頗有勢力；但是，到了後來，那種運動，却受了挫折。

日本自從勞働運動發生之後，政府委員中，頗有希望工場法的成立者；但是，明治三十年的議會中人，却以爲時期尚早，因而中止。翌年秋間，伊藤內閣之時，政府將「工場法案」，提出於議會，仍未通過。其時「勞働組合期成會」，曾選出陳情委員，上請願書於農商務省；但是毫無效果。並且在三十二年二月間，開第十四回議會時，政府又提出「治

「安警察法案」，以鎮壓勞働運動。

這種「治安警察法」發布之後，「勞働組合期成會」，突然失去許多會員，次第傾向沈滯的態度。這種勞働運動的沈滯狀態，從此以後，經過十年之久。日本的勞働運動史家，將這個時期，稱作「勞働運動的中絶時代」。

社會民主
黨的誕生

清日戰爭之後，日本的勞働運動勃興的時候，社會主義思想，漸次從思想界進向實際運動。明治三十年，品川彌次郎等，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這個研究會中，除了幸德傳次郎，和片山潛之外，能理解社會

主義的人很少。所以到了翌年，就消滅了。

明治三十一年，片山潛又和安部磯雄等人，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該會的目的是：「考究社會主義的原理，可否應用於日本」。它的機關雜誌是：「六合雜誌」，每號設「社會主義研究會記事」之欄。這個社會主義研究會，實是一個學術團體，雖然保了二年有餘的命脈，但是，到了後來，會員多厭倦那種單調的生活，遂至萎靡不振。

明治三十三年，社會主義研究會，除去會員中的非社會主義者，而改名「社會主義協會」。該會的會員，不滿四十名

；雖是一個微力的團體，然而他們却熱心的開始宣傳主義；若從精密方面看來，該會實是日本國中，最初的社會主義團體，那時的「萬朝報」和「二六新報」的記者，多是該會的會員。「二六新報」首唱「自由廢業」，盡全力於懲三井之橫暴等事，在社會運動史上，頗留痕跡。

明治四十四年五月間，安部磯雄，片山潛等，組織「社會民主黨」。同時，又發行「勞働世界」。臨時號發表宣言書。宣言書的大意是：「吾黨鑑於世界之大勢，察經濟之趨勢；依於純然之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欲打破貧富之懸隔，而

得平和主義之勝利於全世界」。另有「理想」八條，「實際」二十八條，表示實際運動的綱領。

三 活躍時代（自俄日戰役至大逆事件）

平民社時
代（其一）

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間，幸德秋水和堺枯川共組「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週刊。這個週刊，是日本最初的社會主義新聞。從此之後，日本的社會運動，以此平民社爲中心，而入於「平民社時代」。俄日開戰，天下騷然，日本國人，多狂奔惑溺於戰爭；獨有平民社，却以冷然的態度，唱道非戰論。「平民新聞」曾於三十七

年一月十七日，揭出「吾人否認飽前之戰爭」的論文。三月間，又登載「嗚呼增稅」的論文。幸德記者，因此受禁錮二個月之刑。

平民新聞揭出的非戰論，多是根據基督教的人類愛的平和思想。它的活動的本隊平民社也帶着濃厚的基督教的色彩。並且平民社的活動，頗為浪漫，比了後起的科學的計畫的運動，却是較為空粗。後來，因為「裁判事件」，受了停止發行的判決，遂於三十八年一月間，發出「終刊號」。

平民社時代(其二)

「平民新聞」廢刊之後，平民社的

運動，仍不稍止，又有「直言」，作它的機關報。三十八年二月五日，「直言」發行第一號，它的體裁，全和「平民」相同，每日曜發行一次。同年三月，幸德和西川入獄，印刷所的印刷機械，被政府沒收。

關於婦人問題，曾在「直言」上發行「婦人號」，那時，婦人運動者，只有松岡文子，和延岡爲子二人，作爲基礎；後來，又加入幾個婦女，在日比谷公園，售賣「直言」。

平民社的議員，木下，石川等，是基督教的唯心主義者；堀枯川等，是唯物主義者；社員的思想，既有差異；社中的

經濟，又很困難；並且「直言」機關報，又於三十八年九月間，受了停止發行的命令，平民社遂於同年十月九日解散。

平民社解散之後，社內的二個思想系統，遂發行二種雜誌。一種是傾於唯物主義的「光」，由西川光次郎等編輯；又一種是依於基督教系唯心主義者的「新紀元」，由德富蘆花等作後援。「光」的新創刊，可說是「直言」的後身；曾在欄外，印刷「日本勞動者機關」和「普通運動之急先鋒」等文字。「新紀元」却帶着濃厚的宗教的色彩，曾發表「萬國平和會議之提倡」等文章。

明治三十九年一月，桂內閣倒，西園寺公望組閣時，西川光次郎等，結成「日本平民黨」。此黨的綱領，單以圖普通選舉爲目的。當時的政府，却有寬大的態度，並不加以干涉。堺利彥等，又組織「日本社會黨」，政府也不干涉。同月廿四日，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平民黨，互相合併，開日本社會黨第一回大會。出席者有三十五名，主席爲竹內余所次郎，議定黨書如下：

第一條 本黨於國法之範圍內，主張社會主義。

第二條 贊成本黨之目的，經評議員之承認者，得爲黨員

第三條 本黨本部，置於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第四條 本黨置左之役員。

評議員十三名。幹事三名。評議員於大會選舉，幹事由評議中互選，職員之任期爲一年。

第五條 評議員任黨務一切之責，幹事從事於庶務。

第六條 本黨每年一回，開定期大會，於必要之場合，開臨時大會。

第七條 黨員每月負擔金五錢以上之黨費。

第八條 爲黨員而污黨之體面者，得以評議員會之決議而除名。

第九條 本書非經大會決議，不得變更。

該黨的黨員，雖然不滿二百名；但是，意氣很強，從事於演說、研究、地方遊說、和普選運動；又因「東京市街電車加價問題」，和山路愛山等的國家社會黨互相提攜；於三十九年四月間，開市民大會。到了後來，山口義三等人，投石於電車，毀壞建築物，犯了凶徒嘯衆罪。除了犯罪的人，被

捕之外，第三回市民大會，也被日政府禁止。

平民社時

代(其三)

明治四十年一月十五日，日刊的「平民新聞」的第一號出版。本刊的創立者，是西川、竹內、幸德、堺及石川等五人。本刊的出現，正是社會運動諸流派的大同團結，頗有聚四分五裂的中央社會者於一堂之感。不論右傾、左傾、中央各派，全因此渾然融和。

二月十七日，日本社會黨開第二回大會。出席者有地方支部代表六十餘名，來賓數千名。主席爲竹內余所次郎。堺利彥提出：「喚起勞動者階級的自覺，勉於其團結訓練」，「

治安警察法改正運動」，「普通選舉運動」，「非軍備主義運動」等議案。田添鐵二，和幸德傳次郎，對於這種修正案，大起論戰；贊否之論，也轟轟發生；這個議場，却變成一大討論會。到了結果，仍舊用投票法，可決了原案。

同月十九日，「平民」的報紙上，將田添，和幸德的論戰筆記，登載出來；日政府以爲；那種演說筆記，紊亂朝憲；除禁止發賣該新聞，起訴編輯發行人石川三四郎之外，更於二十二日，發出「解散日本社會黨的命令」。

這時，平民社的經濟，十分窮乏；並且日刊「平民新聞」

，於四月十五日，受着停止發行的命令。該日刊既倒之後，在關東，關西二處，又有二種社會主義運動的機關報，誕生出來。一種是「大阪平民新聞」（半月刊），又有一種是「社會新聞」（週刊）。那兩種報紙，却可代表當時的兩種社會主義的潮流。森近的「大阪平民新聞」，由幸德、堺、山川等人執筆，是直接行動派，急進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機關報；片山、西川的「社會新聞」，和「大阪平民新聞」相反，專論議會運動，和社會政策。

自從日本社會黨大會以後，分裂的二潮流，到了此時，各

自設立了機關報。這兩種報，時常發表兩派的激烈論爭。後來，「大阪新聞報」，改名「日本平民新聞」；又因森近的筆禍而休刊；「社會新聞」方面，片山因為和西川感情上不洽，自組「日本社會新聞」。但是，這種「日本社會新聞」，因西川的入獄而廢刊。只有片山的「社會新聞」，靠着藤田貞二（浪人）等的幫助，仍舊殘留。

從明治四十年，到四十三年，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因為「赤旗事件」，和「大逆事件」，被捕入獄的很多；並且幸德傳次郎等十二名，被處死刑；日本的社會運動，便入了雌伏

的時代。

四 鬭爭時代

雌伏
時代

明治四十三年，許多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入獄之後，日人對於「社會主義」多有恐怖和憎惡的感情。

那時，日人的言論文章，全沒有觸於社會主義的自由。單是「社會」的文章，還不能逃避官憲的銳利的眼光，至於運動，更不能爲；沒有犯罪的社會主義者，只得四散而去，但是，踏於運動線上，而維持社會主義的，却有以堺利彥爲中心的「賣文社」。明治四十三年九月，堺利彥在自宅門前，

揭出「賣文社」的招牌。「賣文社」的工作，以代作文章爲主；又發行「絲瓜之花」的小雜誌，開研究會，繼續作小範圍的運動。這時，和堺利彥同處的，只有大杉榮，荒烟寒村等二三人。他們自稱「賣文社技手」，以避官憲的注視。大正元年九月，大杉和荒烟，離去賣文社，而發行題名「近代思想」的文藝雜誌。他們借着這種雜誌，大論時事問題，幾乎連續不斷的受着禁示；遂於大正三年九月間廢刊。

四年九月，堺利彥將賣文社的機關雜誌「絲瓜之花」，改名「新社會」，着手微小的運動。

六年一月，衆議院議員，行總選舉。高留素之等爲委員，推薦堺利彥爲東京市選出衆議院議員之候補者。堺等在市內各處，開發表政見的演說會；但是，全受着中止解散的命令。選舉失敗後，離去運動圈的社會主義者，仍舊集中於賣文社。

大杉，荒烟的「近代思想」廢刊後，大杉和久板卯之助等，共出「勞働新聞」；荒烟和近藏憲二等，共出「青服」的雜誌。大正七年十月，山川和荒烟，因爲書於「青服」的文章，被投於獄。其後，堺利彥退出賣文社，將社中一切事務

，移交高留。

高留等不欲單將買文社作爲同志的生活機關，又發生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高留雖然深於馬克思之學；但是，他不服馬克思的社會學，否定國家學說，而自立獨見的見解。他常將那種主張，揭於「新社會」。大正八年五月，高留等仍舊維持賣文社，並且發行「國家社會主義」雜誌。這種雜誌，只出到五號，就被禁止發賣。

俄國革命的勃發，（西紀一九二七年）頗煽動日人的好奇心；社會主義書類的要求，起於一時；社會主義，大有席捲

讀書界之勢。那時，堺利彥等所譯的書刊頗多。高留等又興起「大眾社」，發刊「大眾運動」週刊；但是，過不多時，這種雜誌，又廢刊了。

社會主義之流
行與米價風潮

大正八九年間，可說是：日本的社會運動的中興期。在這個中興期，作社會主義的先驅，一時風靡思想界的，是民主主義。那時，普選要求的運動，然忽爆發，「民主政治」，成了日本民黨的模型。不但普選問題，就是婦人問題，朝鮮問題，勞働問題等，也全生出許多理論。吉野作造等，乘此時機，組織「黎明會」，

集合許多青年學者，急進論客，討論那許多問題。

民主主義流行不久，日本的思想界，又轉向社會主義的研究。社會主義書類，在這個時期，却成了日人的智識慾的對象。

其時，不論日本的官、私立學校，許多大學生，所作的思想團體，多是表示社會主義的傾向。帝大的新人會，早大的曉民會，建設者同盟會等，這種傾向，最是顯明。

大杉等人，在這個時期，頻頻向勞働者唱道：「勞働者自己解決勞働者的問題」。精悍的勞働者，多以大杉爲中心而

聚集。大杉的「勞働運動」多成於此等勞働者之筆。

歐洲戰爭的影響，日本物價高騰，米價尤甚。大正七年春間，每石從四十日元，突破五十日元；到了夏間，每一日元，只能購米一升幾合。平民的生活，非常困難。但是，因為戰事而致富的日本富豪，却很奢侈。並且當時的日政府，對於米價問題，又無相當的對策；以致無產的日人，非常不滿，各處地方，大起騷動。從同年七月起，直到八月間，騷動的事情，互於三府三十幾縣；因為軍隊的出動，犧牲者之數甚夥。犯騷擾罪而被處刑的，有四千二百二十一人之多，放

火犯百四十一人中，多受着死刑的宣告。這種米價風潮，對於社會主義，也有影響；到了大正八年，日本就入了勞働運動的隆盛時代。

勞働運動 的勃興

從嚴密的意味說來，日本的勞働運動的勃興期，是在大正八年。其年六月，先由人夫、車力、土工、大工等，自由勞働者，組織「自由勞働者組合」。濱松工場的新井京太等，創立「日本勞働聯合會」。後來，在日本地方，繼續着發生了許多勞働團體。隨着勞働團體的勞働爭議，也在本年，頻頻發生，約有五百件之多。就中，

印刷工所組織的「正進組合」，和「信友組合」，早已接近大杉榮，多受着他的思想的影響；所以這兩種組合，立於其他羣雜勞働組合之上。

那時的勞働團體中，又有一種頗有研究價值的，是友愛會。友愛會在大正元年八月間，由鈴木文治創成。起先是只研究勞働者生活的團體，大正元年，改成勞働者的團體。鈴木爲會長，有些博士、教授爲顧問，每月開例會一回，開始勞働者教育。會員次第增加，大正三年，約有會員二千名。翌年，日美問題糾紛之際，澀澤男爵等，使友愛會會長鈴木，到

美國勞働大會，爲日本勞働團體代表者。大正五年，鈴木回日；會員數達到一萬以上，支部遍於全國，很引起日本民衆的注意。社會主義者，雖然說：「友愛會是將勞働者賣給資本家的團體」；但是，友愛會依然以協調主義而進行。大正七年，鈴木會長，爲日政府委員之顧問，而出席於萬國勞働大會，一時很被別的勞働團體痛罵。大正八年，友愛會仍舊被急進的勞働組合嘲罵；然而友愛會的會員，却是最多。大正十年一月友愛會忽然改稱「日本勞働總同盟」許多會員紛紛脫去協調臭味的舊衣，和別的勞働組合，立於同一的運動

綫上。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及平民大學

胚胎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山崎今朝彌的平民大學，大正六年五月七日創成。

該大學有山川均爲教頭，岩佐作太郎爲理事長。又於大正八月，開始創立月刊雜誌「社會主義研究」。那時，恰正賣文社分裂。堺利彥退出之後，就加入平民大學；發行雜誌之外，又在各處開大小的講演會，聚集青年，及都會之勞働者。

大正九年九月，發起勞働問題研究會的橋浦時雄，和平民大學的岩佐作太郎，山崎今朝彌等，共議組織「日本社會主

義同盟，」曾在平民大學屢開巡回大學，見學講演，無期講習會等，募集同盟會員。其後，順次作對俄非干涉同盟本部，反對惡法同盟本部，勞働週報社，自由法曹團本部，日本勞働組合總聯合，勞農總聯合法律商權所本部，學生社會科學研究全國聯合會假事務所等，辦事之所；每年又開除夜放談徹宵會，以企翌年的新運動；直到「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解散，它的隆盛期，才隨之而去。大正九年夏，平民大學開學士會，出席者超過三百人。

大正九年十二月間，「日本社會主義同盟」成立。發起人

是橋浦、山崎等，參加該會的勞働團體是：友愛會，信友會，正進會，交通勞働組合，日本時計工組合，鑛夫總聯合，勞働同盟會；學生團體是：建設者同盟，扶信會等；思想團體是：新人會，曉民會，勞働組合研究會，著作家組合，文化學會等。這許多團體，全舉出代表到會，還有學者，思想家，文士，新聞記者，辯護士等，也加入會中。創立事務所，置於芝區新櫻田町十九番平民大學內；將山崎的「新社會評論」改名「社會主義」，作為該同盟會的機關報。大正九年九月一日，發行第一號，消去五千份。起先的時候，荒烟

勝三，和岩出金次郎，在大阪地方，共同發行「日本勞働新開」。社會主義同盟創立委員堺利彥等，又在大阪、京都、神戶等處，開「勞働問題大講演會」，作大同盟的宣傳。到了十二月初，參加同盟的，達到三千人。本擬在同月十日開創立大會，因為聽見政府將要干涉，所以在同月九日夜間，聚集在東京的人，開談話會；可決「創立此會的重大之事，規約，宣言，選舉職員等件，全由發起人擔任」的緊急動議。並且將十日的創立大會，改為創立報告演說會。到了十日，這個報告演說會，雖然被警察解散；但是，社會主義同盟

，仍舊委曲成立，同盟的執行委員，有赤松克麿等三十八人。翌年三月，高津，岩佐等人，組織遊說隊，分赴關西，大阪，九州等處，預備宣傳；但是，因為警察的干涉很嚴，不能得着會場，只得回轉東京。

大正十年五月九日，「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開第二回大會。仍被警察禁止，並且受着解散社會主義同盟的命令。該同盟的機關報「社會主義」，也被起訴而廢刊。

社會主義同盟解散之後，勞働運動者，次第表示脫離社會主義的傾向。智識階級的大部分，也拋却社會主義，只有少

數的日人，仍抱着社會主義。

大正十年夏，日人所說的「曉民共產黨」事件，忽然發生，高津正道等，被拘入獄。大正十一年，他們被保釋出獄，再興「賣文社」，從事於勞働運動。

五 反動時代（自大正十年至大正十三年）

無政府過激派之分
裂與共產黨事件

日本的社會主義同盟，被解散的時候，日本的無政府主義，也漸受攻擊

。近藤榮藏先提倡過激派。山川均，堺利彥等，也贊成過激派，而排斥無政府主義。

近藤是勞働運動社的社員，常在報紙上發表「過激派的研究」，又做論文，諷刺無政府主義者的無組織戰法。過不多時，無政府主義者，和過激派，顯明的分出兩種勢力；堺利彥，山川均等，以近藤爲中心，而保有過激派的勢力；大杉，岩佐，及正進會，信友會的人們，含有無政府勢力。山川等根據「社會主義研究」，而研究介紹勞農露西亞；大杉等根據「勞農運動」而介紹巴克甯，克羅波托金等的思想，對抗過激派的勢力。思想團體，因此受着顯明的影響，到處發生論爭；立於社働運動、勞働運動、第一線上的人，全分

成兩派，各自擴張己派的勢力。過激派又有共產主義的理論，無政府主義者，不能敵之；日本的智識階級，次第傾向過激派。但是，勞動運動的中堅，却仍多無政府主義者。

十年十二月，過激派的大森，組織前衛社，發行月刊雜誌「前衛」。前衛社中，有上田茂樹等，積極的對抗「勞動運動」。前衛雜誌的執筆者，有塚，荒烟，山川等人。山川又發行「社會主義研究」，由西雅雄主任編輯；理論的主張，也和「前衛」相同。其他過激派的雜誌，有市川正一等的「無產階級」；無政府派的報紙，有「自由人」。大正十

一年，因「曉民共產黨事件」而入獄的近藤、高津、等，被釋出獄；再起賣文社，開始猛烈的過激派的宣傳。

大正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日本的勞働運動者，開全國勞働組合聯合大會。大會的主題是：要組織全國的「勞働組合的聯合」。該會是勞働運動的重要大會；但是，無政府，和過激，兩派的勢力競爭，却達到極點。在這個大會中，被提出的議案，有兩種：一種是：總同盟提出的中央集權的合同論；又一種是：正進，信友等的組合同盟所提出的自由聯合論。西尾末廣等人，力說前者；水沼辰夫等，主張後者；兩不

相下，爭論不已，全場議論紛紛，聲音鼎沸，別的議案，全不能進行，遂致大會決裂。大會以後，勞働組合，分成無政府和過激兩派。過激派又發行二種新聞：一種是：專以勞働組合的過激化爲目的的「勞働新聞」，橋浦時雄，和川崎憲二郎編輯之；又一種是：以浦田武雄爲主宰的「農民運動」。

大正十一年四月九日，神戶方面，有杉山元次郎等，組織「日本農民組合」。同年十一月，平澤計七，又和山川均等，發行「勞働週報」的週刊新聞，翌年四月，「勞働週刊」因爲調停無政府和過激兩派的意見，非但無效，並被兩派攻

擊，遂致廢刊。

大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一部分的過激派，組織「時局研究會」，主張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會員有近藤榮藏等人。大正十二年一月，日政府提出「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於議會。「勞動新聞」等各雜誌新聞社的代表者，組織「無產青年同盟」，共議阻止政府提案的方策；但是，過不多時，該同盟就消滅了。

大正十二年五月五日，日本發生「共產黨事件」，日政府大檢舉社會主義者；被處禁錮之刑的，有近藤榮藏，高津正

道等人。在同年中，「水平社」的運動，次第擴充到日本全國。水平社創於大正十一年三月，主張「特殊民自身的解放運動」。

右傾全
盛時代

大正十三年九月一日，日本的關東地方，發生大地震，東京、橫濱、引起大火災。此時，多數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全被各警察檢舉。日本的自警團，乘着震災的時候，造出謠言，冤枉朝鮮人放火，用竹槍鐵器等，殺死朝鮮人很多。同月五日，日本的勞働運動者，平澤計七等九名，在龜戶署中，一同被殺，這就是「龜

「戶事件」。

日本在震災的時候，東京、橫濱、的市民，所組織的自警團，一方面放出謠言，說：「朝鮮人乘機放火，又有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者，在背後煽動朝鮮人」；又一方面，大殺朝鮮人，和危險思想者。憲兵大尉甘粕正彥乘此時機，也想殺死危險思想者的巨頭，貢獻於國家，遂於九月間，將大杉榮夫妻及幼兒，引到憲兵隊中絞死。大正十二年十二月，依於軍法會議，甘粕大尉被處懲役十年之刑。這就是「甘粕事件」。

日本自從震災之後，社會運動，暫時停滯。大正十三年二月，山崎今朝彌，又和安部磯雄等，組成「日本福愛比安協會」。該協會的運動是：根據雜誌，講演，而為民衆啓蒙之運動。開會之後，會員次第增加，達到百名，其內三分之一，是政治研究會的會員。政治研究會，在起初的時候，僅以政治問題的調查研究為主。會員高橋龜吉，曾著「經濟學的實際知識」；日本的社會運動者，讀了此書之後，思想一變；社會運動的風潮，次第從理論進於現實。十三年六月間，政治研究會，又預備組織無產政黨，會員分赴各處，開促進政

黨組織的演說會；各地方的入會者，陸續增多。

思想團體之全滅與勞
働團體之政治運動化

日本從震災以後，社會運動的一
種顯明的特徵，是思想團體的全滅

。震災以前，在日本國內，存在無數的思想團體，與勞働組
合併行，而擔當社會運動；但是，震災發生，那許多團體，
完全崩壞。思想團體的崩壞，並不是因為地震的物理的力；
却是因為無產政黨組織，既被日人叫喚；所有思想團體的理
論的存在性，當然消滅。思想團體，既已全滅；那末，勞働
團體，當然為社會運動的中心勢力。那種勞働團體，不僅終

止於經濟鬥爭，並且進而負擔政治運動。大正十二年之末，英國行總選舉，勞働黨中的自由黨，得着勝利，組織最初的勞働黨內閣。日本的勞働團體，受着那種影響之後，又因爲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振，於是發生勞働組合問題。

大正十三年二月，日本的勞働團體，在東京市，開「日本勞働總同盟大會」；發出宣言，主張勞働運動的政治化。並且主張議會利用論。過激系的南葛勞働會，時計工組合，關東印刷工組合等，全加入這個總同盟，計畫全國勞働組合的大合同。

這時，過激系中，又分三派：一種是：總同盟的自由主義化派，又一種是：馬克思協會派；還有一種是：社會思想社派。那時的報紙，「政治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研究」，和其他總同盟的機關報關東的「勞動」，「關西的「勞動新聞者」」等，在最初的時候，雖然有共同的主張；但是，到了後來，却分出不調和的二種傾向。一種是：過激系的中心思想的共產主義；又一種是同屬於過激系之中，而以社會民主主義爲根柢的，總同盟（友愛會以來之主潮）的精神。

十三年十月，總同盟開關東同盟大會，發生東部合同勞働組合（南葛勞働協會）等團體，「退場事件」。這種，「退場事件」，就是兩派反目的第一回爆發。東部合同勞働組合等團體，因為退場，而受着關東同盟的除名處分，但是，他們仍不少屈，又依着山川均，山本懸藏等，組織關東地方評議會，和關東同盟對峙。

日本的共產黨，因為「共產黨事件」，在表面上，已經解散。但是，該黨的形體，雖然消失；無形的勢力，却也不少。舊黨員雖然四散；但是，新黨員仍舊繼續生出，他們却是

無形共產黨的無形黨員。他們不用祕密結社運動，却用右傾運動，和現實主義運動。該黨的組織性質，就是黨員自己，也不十分明白。那個共產黨，從前曾作徘徊於歐洲的怪物；這時的日本共產黨，也作徘徊於日本社會運動的怪物。但是，歐洲的共產黨，並不隱藏它的主義綱領；日本的共產黨，却有隱藏的特徵。據日本的評論家說：十三年十月的關東同盟大會的「退場事件」，就是因為那個怪物，在背後操縱：退場組合，從了它的暗默的命令。

六 分裂時代

勞働總同盟的分裂

社會主義思想團體全滅，無產政黨未起，勞働運動，高揚現實主義而右傾之時，日政府（

加藤高明的護憲內閣），提出「治安維持法案」於第五十四議會。日本的社會運動者，雖然在全國各地・舉行阻止提案的大運動；但是，那種「治安維持法案」，仍舊在議會中通過。

同時，該議會中，又通過「普通選舉法案」。那種議案，雖然是附着許多條件的不完全的普通選案；但是，本來日本有選舉權的，不過三百三十萬；現在却擴張到一千二百萬人

；這種事情，對於日本的社會運動，却很重大。

大正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總同盟開第十四年度大會，發生左右兩翼的暗鬥。幹部有赤松克麿等人，左翼派有中村義明等人，雙方用激烈的理論，互相攻擊，兩不相下，遂現分裂之兆。

大正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總同盟中央委員會，開於大阪。左右兩派的爆彈，忽然炸裂。「關東地方評議會」等，左翼各團體，受着中央委員會的解散命令。評議會不服那種命令，並且排斥總同盟的最高幹部；兩派的機關報，大起筆戰

。四月二十七日，左翼派又組織「總同盟革新同盟」，大開演說會。關東同盟中的望月源次，又組織「前線同盟」，帶着一隊的右翼派，到該會場對敵；兩派亂鬥，會場作了戰場；直到受着官廳的解散命令為止。

革新同盟中的人們，在戰鬥之後，就拋去總同盟的老招牌，於五月二十四日，以三十二個組合，一萬三千六百二十名的會員，創立「日本勞働組合評議會」。因爲總同盟的分裂，日本的諸種組合，各種勞働團體，忽然分出急穩二派，帶着顯明的對立的傾向。

農民勞
働黨

日本的無產政黨運動，從政治研究會開始，次第移於勞動組合之手。大正十四年二月三日，大

阪的日本農民組合本部，開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主動的團體是：日本勞動總同盟，官業勞動總同盟，日本農民組合。

這個會合，除了討論無產政黨的組織之外，又準備組織全國勞動組合的大合同。其後因為總同盟分裂事件發生，這種計畫遂至停止。六月二十一日，日本農民組合，向全日本國中，三十一團體，及其關係者，提議：「組織共同的無產政黨組織準備機關之事」，得着十六個團體的贊成。八月十日

，集合贊成團體，開第一回的全國的無產政黨樹立準備協議會於大阪；議決設立規約綱領調查委員會。後來，開過三回綱領規約調查委員會；直到十二月一日才舉行結黨式。出席者有全國三十三團體的代議員三十六名，定黨名爲「農民勞働黨」。選出中央委員阪本孝三郎等十三人。決定的綱領如下：（宣言及規約從略）

農民勞働黨綱領

一、政治

一、治安維持法，治安警察法，及其他一切無產階級運動

暴壓法令之撤廢。

二、對於司法權，警察權之侵害，國家之即時補償。

三、滿二十歲以上之男女，無制限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之獲得，確認（不在船員之委任投票）。

四、軍備之澈底的縮少。

五、一年兵制之實施，國家並須補償從徵兵發生之家族之窮乏。

六、反對使民衆軍國主義化之一切政策。

七、撤廢關於植民民族之教育，及職業之一切制限。

二、財政

八、生活必需品之消費稅，及關稅之撤廢。

九、地租，家屋稅，資本利子稅，營業稅，所得稅，相續稅之高率累進賦課。

十、高率累進財產稅之創設。

三、經濟

十一、對於肥料農具之生產配給，耕作者監督權之獲得。

十二、國家須補償，基於農產物水產物之災害，耕作者，

漁撈者之窮乏。

十三、主要食料品之價格公定制之確立。

四、勞働

十四、團結權罷權之確立

十五、團體協約權之獲得。

十六、八時間勞働制（一週四十四時間）之確立；但礦山

勞働六小時（一週三十三時間。）

十七、十八歲未滿之勞働者，超過六小時之勞働之禁止。

十八、十六歲未滿之少年勞働，並女子之夜業，坑內勞働

，及危險作業之禁止。

十九、普低賃銀法之制定。

二十、對於同一勞働之同一賃銀之支給。

(依於性、年齡、人種之區別之禁止)

二十一、勞働請負制度，及其他一切封建勞働制度之撤廢。

二十二、勞働災害，並從職業發生之疾病之補償，及預防之完備。

二十三、失業中之標準生活費，由國庫支辦。

二十四、依於勞働組合之職業機關之管理。

二十五、工場法，鑛業法，海軍關係議法規，並官憲工場，規則之改正。

五、社會

二十六、無產者之老廢者、妊婦、及幼兒之扶養，由國家負擔。

二十七、無產者之療養、保健、衛生，施設之完備。

二十八、無產者之住宅之公給。並其管理之獲得。

二十九、無產婦人之人身賣買之禁止。

六、教育

三十、義務教育之資本主義的教育之撤廢。

三十一、義務教育年限之延長，並於無產階級子弟之義務教育期間之一切費用，由國庫負擔。

七、國際

三十二、秘密外交之撤廢。

三十三、對於弱少民族之不平等條約，及其他一切侵略主義的暴壓之撤廢。

日本的內務省，認該黨爲不穩的政黨，發出禁止命令；該黨的活動，因此停止。

最左翼 之活動

震災之後，專門攻擊無政府主義者的過激派，因為「日本共產黨事件」，紛紛四散；但是，共產黨的活動，仍舊潛伏大地之底，繼續不斷。像西雅維等的「馬克思主義」，僅不過現於地上之一角。日本勞働總同盟分裂，日本勞働組合評議會創立後，那許多共產黨，又一齊乘勢活動，他們的總指揮是福本和夫。

總同盟內的左右兩派的內亂，逐漸擴大，福本絕對排斥左右兩派的提攜，主張左右兩派完全分離，而為徹底的鬥爭。他自己參加左派，而攻擊右派。

十四年十月的政治研究會的臨時大會，就是福本系對於舊派的宣戰。政治研究會由島中等在大地震後創成，本是右傾的政治教育機關，自從總同盟分裂，多數的評議會會員加入該會之後，該會在實質上，已變成有力的左翼團體。

無產階級政治
戰綫之分裂

日本的農民勞動黨，自從被政府禁止以來，日本農民組合，一方面排斥左翼，一方面聯合總同盟、官業、組合總聯合、製陶、司廚等組合，圖謀再舉，遂於大正十五年一月十三日，開第一回準備懇談會。更於二月十三日，開第二回懇談會，聲明：「凡是有共

產黨色彩的人，絕對拒絕入黨。三月五日，行「勞働農民黨」的結黨式。又開第一回中央委員會，發出聲明書，如次：

「本黨固然熱望一般大衆的參加；但是，在次期中央委員會開會以前，僅勸誘屬於左記團體之個人。日本農民組合，日本勞働總同盟，官業勞働總同盟，東京市電自治會，司廚同盟，日本勞働組合總聯合，製陶勞働總同盟，海軍勞働組合聯合，日本海員組合，大阪市電自助會」

十二月十二、三日，勞農黨開大會；以完全成立之事，宣

言於全日本國。

日本農民黨，是從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生出的政黨。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是大正十五年春間，日本農民組合的右翼，因為反對左傾，分離出來，創成的政黨。日本農民黨的結黨，在十五年十月十七日，主要黨員，有平野力三等人。

十五年十一月四日，日本又有一派右翼無產政黨，繼續發生，準備組織社會民衆黨。這個政黨，並非由勞働組合發起；乃是由安部磯雄，堀江歸一，吉野作造三人，聯合總同盟的一部分，官業勞働總同盟，中部農民組合，及工人俱樂部

等團體組織而成。十二月五日，社會民衆黨行結黨式，安部磯雄等爲中央執行委員。該黨的幹部，有許多名士；他們的思想根據，是民主主義。

日本的勞働總同盟中，麻生久等人，因爲不贊成幹部的右傾，脫離了總同盟；又和日本農民組合中，反對左傾的三宅正一等，準備組織「日本勞農黨」。他們以爲：「右翼的老衰病，左翼的小兒病，全不能負擔無產階級解放之任。乃於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出「日本勞農創立趣意書」，闡明中間的正道。該黨於同年十二月，舉行結黨式；麻生久爲

首領，幹部有三輪。三宅等人。

上述的四政黨，在日本國中，頗有相當的力量。其餘日本各處地方，還有九州的九州民憲黨，大阪的關西民衆黨，千葉的千葉民衆黨等，十幾種小黨。那許多小政黨，全是被分裂吸收於左、右、中央的三大政黨。

鼎足三分時代

日本從勞働總同盟分裂之後，各勞働團體，思想雜誌，全受着很大的影響。大正十四年以來，左、右、分裂的傾向，成了流於社會運動之底的一大潮流；到了大正十五年，更現出裂成左、右、及中間，三派的傾向

那時，右派的機關報，有山崎維一等人的「社會民衆新聞」等；中央派的雜誌，有大衆社的「大衆」等；左翼的報紙，有福本等人的「馬克思主義」等。那幾種社會主義的雜誌，和文藝，也分出左、右、中三派，大起理論鬥爭。

如上所述，日本的勞働團體，已經裂成三派。現在將那三派的主要組合，列記於下：

甲、右翼

海員協會 日本海軍聯盟 日本海員組合 官業勞働總

同盟等。

乙、中央派

中堅同盟 日本勞動組合同盟 日本勞農聯合（以農民組合同盟爲中心）。

丙、左翼

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 俸給生活者組合聯盟市從業員組合。

現在再將日本的四大無產政黨的派別列記於後：

甲、右翼 日本農民黨 社會民衆黨 勞働農民黨

乙、中堅 日本勞農黨

日本的社會運動，直到現在，還有鼎足三分的狀態；但是，那種狀態，決非硬化的，那三派的政黨，一方面各自整理內部，結成更明確的分野；又一方面，更是很激烈的，做合同的統一運動，互相主張「單一政黨」，「總聯合」，「共同戰綫」。人事的變化，隨着時勢轉移。將來日本的民衆政黨，是否能達到統一的目的，却要看將來的時勢如何了。

